

恩福

2002年1月
第二卷第一期 總2

信仰在文化紮根

文化藉信仰更新



文化使命

這是天父世界

陳宗清 1

時事評論

透視回教激進份子心聲

劉良淑 3

當代文化

光怪陸離幕後的掌控線〔二〕

陳愛光 6

宗教對話

蓮花與十架

——耶穌與佛陀對話

編輯室 9

信仰與文學

柔聲細語的盼望

陳惠琬 12

文化交流

基督信仰與學術交流

王忠欣 14

新知彙錦

「人」的定義

11

天上有多少星星？

16

信仰與心理

愛——顛撲不破的真理

黃維仁 17

恩福家庭

主的話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寧子 20

幻滅與新生

陳沐 22

封底文

奇幻人間

蘇卿

恩福

2002年1月 第二卷第一期 總2

出版者：恩福基金會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P O Box 11066, Torrance, CA. 90510-1066, U.S.A.

電話／傳真 (310) 533-4012

e-mail: theblessingsf@aol.com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特約編輯 夏訓智
行政 林雪麟
編輯委員 王忠欣、呂沛淵、莊祖鯤、陳愛光、
陳惠琬、遠志明、蔡茂堂、謝文郁
(按筆劃順序)

本刊自由索閱，索閱單請影印本期24頁
奉獻支票請開：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恩福基金會

成立：1994年6月

信仰：本基金會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
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
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
告白。

異象：促進中華文化基督化

策略：文字出版、文化交流、栽培事工、
各類聚會、大眾傳播

董事：駱傑雄（主席）、廖和健（秘書）、
許蒙惠（財務）、陳宗清、蘇文峰、
謝崇仁、陳永昌

*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其立場
不代表本刊。

*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The Blessings, Vol. 2 No. 1, January, 2002

Published quarterly by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2204 W. Torrance Blvd., #102, Torrance, CA. 90501, U.S.A.

Tel./Fax (310) 533-4012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P O Box 11066, Torrance, CA. 90510-1066, U.S.A.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Associate Editor: Harris Ha

編者心聲

劉良淑

上一期雜誌問世之後，我們得到不同的反應，有些人十分欣賞，甚至樂意提供許多朋友——包括福音朋友——的名單，希望他們也能從中受益。有些人立即以奉獻回應，表明他們的贊許。有些人則坦白相告說，第一期還看不出這份雜誌所強調「文化」的特色。

還有一些朋友對文化課題更認真，十分有負擔，他們很高興恩福基金會能在「促進中華文化基督化」方面努力，也認同這是大使命不可忽視的一環。然而亦有人對於何為「文化基督化」提出問號，認為這個措辭可能產生誤導。

有鑒於此，本刊主編陳宗清牧師借本期一隅作了澄清，並且說明恩福基金會現階段如何推動這個異象。歡迎有心的讀者繼續發表看法，或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

南加州有些愛好寫作的基督徒成立了寫作團契，一月份他們的特別聚會邀請我們去分享。我們很高興有這樣一群肢體，不僅個人努力在各種報刊、雜誌上耕耘，也經常互相鼓勵。相信他們將有如夜間的點點星光，照亮華人的文壇。

恩福雜誌也希望透過所提供的園地，讓各個專業領域中的信徒彼此切磋，闡述神的榮美如何在各行各業中彰顯出來。這一期中，「愛——顛撲不破的真理」就是心理學家黃維仁博士以具體的實例，說明聖經的話對我們的生活何等可貴；而作家陳惠琬姊妹在「柔聲細語的盼望」一文中，分享如何能藉著文學將神的真理滲入文化中。我們希望未來能有更多這類專業人士來稿。只要您有心得，不見得需要長篇論述，亦十分歡迎。甚至您用錄音帶代替文字，編輯室也可以將它整理出來。

周媛媛（寧子）姊妹曾是恩福基金會起步時所邀請的第一位全時間「寫作同工」，後來成了恩福的神學生。這幾年她一直持守起初「奉獻筆」的心志，並且蒙神帶領，毅然開拓《蔚藍色》大型文藝雜誌，第一期即將出刊。她將這十年神對她和全家奇妙的引導，在「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一文中簡略道來，願榮耀歸給神，也願神祝福、使用《蔚藍色》雜誌。

上期雜誌出刊之後，更多人知道「恩福神學生獎學金」，也有好幾位神學生進入申請程序。目前董事會已經接納一位弟兄陳沐，他的得救見證請參「幻滅與新生」一文。恩福神學生獎學金還需要更多有心人的支持。過去由於經費有限，我們每年考慮接納的人數也很少。但若有充裕的資金，在面對同樣優秀的申請人時，就不會有向隅之憾了。

寄發方面，目前最節省的方式，是個人的大宗郵件，所以我們希望能多收集個人的資料。倘若教會團體需要數份或數十份，我們將會以單份的方式放入大宗郵件寄出，若造成任何不便，請見諒。此外請注意，我們新換了郵箱。

恭祝您在新的一年里靠神得力，福杯滿溢！

這是天父世界

文化基督化的觀念的澄清

陳宗清

1

恩福基金會標榜「中華文化基督化」，對一些人帶來困惑，甚至有人質疑它是否合乎聖經的教訓。本文以問答的方式，澄清一般基督徒可能有的疑問，也藉此使讀者對恩福的異象有更清楚的認識。

一、請問「文化基督化」是甚麼意思？

在華人教會中，可能是趙天恩牧師第一個提出這樣的口號：文化基督化。據我了解，趙牧師並未給予詳細的詮釋。

這個措詞，深入去分析應涉及三方面的概念。第一是有關文化的定義，我想一般人很容易把它侷限於文學、戲劇、音樂、和各種習俗的範疇內，其實，文化應包括人類整個的活動。國際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International）認為，文化一詞主要有兩種用法：一是指高度文明的產物，像文學、藝術、與哲學等；另一則是被人類學家用來指人類歷史中明顯的特性，像觀念、習俗、和器物的創造。所以，除了以上所列舉的領域之外，像法律、政治、宗教、教育、經濟、科學等也都屬於文化的範圍。

第二，「基督化」是甚麼意思？一般人常會講，淨化、強化、和美化，意即使（它）乾淨一點，使（它）強壯一點，使（它）美麗一點；照理推之，「基督化」就是使之更多有基督的味道、特性、與精神。但嚴格說來，這種表達方式是有神學解釋上的困難。因為基督和乾淨、堅強、及美麗不能等量齊觀。倘若要有基督的精神，除非先有基督的生命。

接著在要問的是，「文化基督化」這樣的講法通不通？若把上面的說明套進來詮釋就變成，使文學、法律、音樂、藝術、哲學等多有一點基督的精神。這樣的說法通不通？嚴格來講，文學是由一部一部的文學著作、或一篇篇文章所構成的整體，而文學著作要有基督的精神，除非作者

具有基督的生命，否則僅能在道德的層次上繞圈子。所以，「文化基督化」若使人誤以為目標僅是改造文化，而輕忽使創造文化的人獲得救贖，實乃「差矣」！。《生命季刊》主編王峙軍倡導以「形成整體性文化的力量」來作為基督徒的文化使命，而不贊成用「文化基督化」，他的主張也不無道理。

然而，「基督化」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例如在華人基督徒中，我們提倡「基督化家庭」。而「基督化家庭」的先決條件是夫妻均為基督徒，否則就無法談基督化家庭。基本上，「基督化家庭」是指夫妻以聖經的真理作為相處的準則，且以神的道來教導子女，使全家人的生活能榮神益人。這樣說來，「基督化」也可以從「合乎聖經真理」的角度來詮釋。

倘若把「基督化」解釋成合乎聖經的真理，而「文化基督化」就是指所有文化領域的呈現，包括文學、戲劇、藝術等的主調與信息，都與聖經的真理吻合。因此，要促成「文化基督化」，就必須鼓勵一群基督徒帶著屬天的熱忱和基督豐盛的生命，投入各種不同文化領域，以聖靈的能力和本身的見證來形成一股影響力，帶動各種文化領域的趨勢，使其與聖經的真理愈來愈接近。這就是我目前對「文化基督化」粗淺的說明。

此外，基督既是宇宙的主、歷史的主，祂也應是人類一切活動的主，因此所有文化的產品都需要為基督作見證。「這是天父世界」的主題應該再次在基督徒中間奏響，讓一切受造者明白基督的榮耀和主權。

二、「文化基督化」有聖經根據嗎？

在教會歷史中有實例嗎？

前面已經稍微詮釋「文化基督化」的含義，重點在於基督徒對社會文化的影響。若把文化限制在文學、哲學、藝術、或法律等範疇內，當然在聖經中找不到明顯的依據，但如果把文化擴大到行為的

層次，意即基督徒當用行為對社會造成影響，那麼新約聖經中便有不少訓示，如，馬太福音五 13~16：「你們是世上的鹽……你們是世上的光……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其他如路加福音六 27~35、雅各書二 14~26 等，都強調基督徒的社會責任。

在神學上講「文化使命」，最常引用的就是創世記二 15：「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按神的心意修理和看守神所創造的，這就是文化使命。把這樣的使命完成，亦即使文化基督化。當然，這是過於簡略的說法。如果詳細分析，文化使命即是把神創造的成果，包括人在各種領域的表現，用神所賜的智慧和才能，使之依循聖經的真理，叫人受益，且讓神得榮耀。故實現「文化基督化」就是完成文化使命。另外，有人會問，是否有所謂的「基督教文化」？我們明白，基督是絕對的，而基督徒雖有基督的生命依然會犯錯，故教會絕非是完美的，由之所產生的文化當然也會有問題和瑕疵。這樣看來，即使有基督教的文化產品，它必然也只能某種程度來見證永恆的真理，其本身依舊是相對與有限的。

前些年，中國大陸有所謂「文化基督徒」的說法，這種現象是因為有一群十分欣賞基督教真理的人士，雖然本身不是基督徒，卻以基督教為他們最樂意認同的宗教信仰。我們曉得，文化基督化的先決條件，是要先讓人成為基督徒，才能帶動文化合乎聖經的真理。故「文化基督徒」無法帶來「文化基督化」。

在西方歷史中，有不少基督徒領袖努力把聖經的原則應用在不同的文化領域裡。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時期，著名的改教家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在日內瓦曾將基督教的思想帶入政治、教育、並各行各業之中。十八世紀傑出的英國傳道人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也倡導過文化基督化，英國之所以能避免法國大革命的悲劇，是因首先有了文化的淨化。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4-1833)受了衛斯理的影響，畢生推動廢除奴隸制度，到他過世時終見實現。十九世紀末，荷蘭的牧師該爾伯(Abraham Kuyper 1837-1920)立志將基督教的原則應用在生活的每一個層面，包括政治、社會、工業、文教圈等；1901至1905年，他擔任荷蘭的總理，於是加倍努力，把十字架的旗幟帶入教育界、政治界、及社會改造之中。

二十世紀的中國教會，也有不少先進嘗試在不同文化層次中傳播福音，像吳雷川、張文開、王治心、余日章、顧子仁等人，都曾透過教育、社會、文藝的管道，提昇華人同胞對基督信仰的認識。

從中外歷史我們看到，什麼文化會產生什麼人、什麼制度。雨果(Victor Marie, Hugo 1802-1885)說：「聖經創造了英國，英國產生了莎士比亞。」我們可以這樣說，幾千年的專制封建文化產生了毛澤東；美國立國的精神是奠基於清教徒文化，由於受到傳統基督教信仰的薰陶，這兩百年產生了像華盛頓、傑弗遜、林肯、馬丁路德·金恩等鞏固民主政治、維護人權的英雄。

三、可否為「中華文化」下一個更清楚的界說？

恩福基金會採用「中華文化」，主要是意識到華人分散全世界，而華人文化在今天也是何等的分歧。我們所處理的問題，基本上是現在華人社會的文化潮流，但因許多地區的華人文化還是受傳統文化的影響，故恩福雜誌每期也盼能有一兩篇探討傳統文化。這份雜誌在北美發行，當然首先處理的，會是北美的華人文化問題，但我們也會顧及中國大陸現階段文化問題，及台灣的文化潮流。有些問題是各處華人文化都會面對的，但有些則是特殊地區纔有的問題。

四、恩福基金會促使異象實現的具體步驟為何？

主耶穌要跟隨祂的人到普天下去，使萬民作祂的門徒，這是所有教會無可推卸的責任，也是教會存在的異象。恩福基金會倡導「中華文化基督化」，終極的目標也是要使普世的中華兒女歸向基督，而強調文化的基督化，只不過突顯事工的策略，鼓勵更多基督徒運用容易影響文化的大眾媒體，來直接宣揚福音，或用間接方式，使華人同胞對基督信仰產生好感。這些事工需要無數信徒在許多方面一起努力，恩福基金會只在其中略盡棉薄之力。

若要改變華人文化的潮流，或更新其內涵，這無疑是一個龐大的屬靈工程，並非任何團體、教會所能勝任。恩福基金會目前所能做的，僅是透過雜誌或其它大眾媒體，鼓勵基督徒專業人士在不同文化領域裏發言，表達基督信仰的立場。這樣，可以澄清非基督徒對信仰的一些誤會，除掉華人心中的石頭或荆棘，為福音預備好土。聖經的命令，是要基督徒作光、作鹽，這是整個生命的奉獻；寫文章、發表意見，只是起步。律師、科學家、心理學家、哲學家等在雜誌上撰文，不過是開端而已；他們必須在工作崗位上活出基督的見證，這樣纔能在該文化領域裡發揮更多正面的影響。□

作者為恩福基金會會長。

透視回教激進份子心聲

劉良淑



德。(願他平安並蒙神祝福)的跟隨者。在那裏，彌賽亞(願他平安)大大昌盛，因為這個穆斯林國度——當時征服了大半的世界——使那地不再受壓榨與逼迫，充滿了憐憫與公義，顯明彌賽亞(願他平安)的偉大，證實了他信息的真實，以及他的門徒和跟隨者的美德，正如聖古蘭經內詳盡的說明。

從第七世紀創立之始，回教便執行政教合一。在歷史上，回教曾發展成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自第八世紀起，綜合希臘、拜占庭、印度等哲思、藝術與技術，在世界文化上居領導地位達五百年之久。因此，激進的回教徒一方面常以羅馬的衰亡與回教帝國的勃興，作為神「公義」的彰顯，一方面又深具不分國界的「穆斯林(即回教徒)國度」觀，常號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團結起來，為公義進行聖戰。

回教徒認為耶穌是僅次於穆罕默德的偉大先知，他是「彌賽亞」，為童女馬利亞所生，在世上曾行神蹟；不過他們對耶穌生平的傳述與福音書不盡相同，顯然受到偽經的影響。他們不承認耶穌死在十字架上，認為神用別人替代他，而把他接到天上了；有一天他還要再來，執掌彌賽亞的權柄。所以回教徒也等候耶穌的再來——不過他們認為，耶穌也有「壽終」的一天。

這個國度認為，它乃是眾先知傳承——始於亞伯拉罕(願他平安)，經過摩西與耶穌(願這二位平安)——的最後一環；這個國度已向全世界顯明，彌賽亞(願他平安)的仇敵乃是自由與高貴價值的

去年十月底，網路出現了一封「一位學者致美國總統的信」，由內容看來，顯然是偏向回教激進路線之人所寫。本文摘錄並分析其中片段，以透視恐怖份子的思想。

總統閣下：

我寫此信給您，……乃是以尊貴先知之後裔的身份寫信給您。先知教導我們，要向世上驕矜、高傲的人發言，警誡他們，好讓他們敬畏世界的主。……這類言論不在乎對方是否聽從，只是要傳遞信息，以免自己受神責備。

回教非常看重先知，聲稱安拉(阿拉伯文：神)在各個時代不斷差遣先知向各個民族說話。而有關信仰方面，穆罕默德是最末後的一位先知，他所得的啓示(集錄於古蘭經)最全備，是安拉親口用阿拉伯文說的話，具最後的權威。

凡自認站在「先知傳統」中的回教徒，對他們所認定之「公義」的重視，超過對任何政府——包括回教國家政權——的尊重。

早期回教徒因對穆罕默德的「繼承人」意見不同而分黨派，存留至今的兩大政治派別，一般而言，遜尼派(佔80~85%，「遜尼」意為「傳統」)比較溫和，什葉派(佔15~20%，擁穆罕默德後裔為傳人，「什葉」意為「目標一致」)比較強硬，但是兩派中都可能產生激進份子。另外還有崇尚神秘主義的蘇菲派(「蘇菲」意為「敬虔」)，他們比較看重個人與神的關係。

我是以軟弱、受逼迫的國家之成員的身份寫信給你，就像耶穌(願他平安)既受猶太人逼迫，又受羅馬人迫害一樣。

很可惜，美國原是由受逼迫的移民所建立，但現在竟採取有如當年羅馬帝國的立場，逼迫追隨彌賽亞(願他平安)的人，又與神使者的仇敵——就是以色列子孫中不信的人——合作，他們在歷世歷代、各地各方不斷殺害先知和其跟隨者。當年羅馬帝國曾宣稱，它乃是自由與文明價值的代表——正如您在九一一事件後第一次演講中對美國的說法。……這個超級強國一旦逼迫相信神的團體，就開始沒落，以致喪失了一切，因為一切權柄、榮耀、公義惟屬於神，而祂的報應非常嚴厲；或許祂會暫時容讓行惡者，但有一天祂必會施行報復。

祂過去的確曾這樣行。第五世紀時，北方的蠻族侵入羅馬，征服了它，摧毀了它文明的標記，大大羞辱它。兩個世紀後，神將聖地，就是彌賽亞(願他平安)曾住過之地，交給了末後先知穆罕默

仇敵，其中尤以猶太人為最，他們或不相信彌賽亞，煽動羅馬人與他為敵，或假稱是跟隨他的人，卻歪曲了他的信息，如掃羅，又名保羅。

根據穆罕默德的說法，猶太人和基督徒都已為神棄絕，因為猶太人背棄了他們的彌賽亞（耶穌），而基督徒則說耶穌是神——神的兒子，把獨一的神說成「三位一體」，犯了褻瀆的罪。因此，如今神要用亞伯拉罕的長子以實馬利的後裔，來彰顯祂的旨意，讓全世界的人都順服祂。其實，回教乃是中國人給予伊斯蘭教的別名（因由回紇人傳入中國），而「伊斯蘭」的原意便是「順服」，「穆斯林」的原意則是「順服之人」。

穆罕默德征服阿拉伯諸族後，不容許族人敬拜別神，必須全部成為回教徒，但是容忍猶太人與基督徒，稱為們為「聖書之民」，因為他們誦讀舊約，而回教承認舊約亦是神的啓示。但是在回教的版圖內，他們必須繳交人丁稅；成為回教徒則可免稅。

總統閣下，我們穆斯林是講求公義的國度，同時，我們的道德不容許有人在遭難的時候，自己只在一旁幸災樂禍。我們仍然期望美國能反省自己的立場，更接近公義，好讓我們重新敬佩。因為從前曾有幾次，我們看見了這樣的盼望，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向我們邁出友誼的一步，我們會趨前兩步，甚至同走兩哩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威爾遜總統宣佈了他的十四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族自決」，穆斯林國度認為，這才是公平的立場，與歐洲殖民主義——我們的各族深受其軛之苦——的作法截然不同。當時眾穆斯林十分興奮，因為從基督徒國家中產生這番言論，似乎意味種族歧視的時代已過，十字軍……的遺毒已消。因此，穆斯林各族立刻完全信任美國這個中立之國。

回教徒素來有使命感，要在普世執行公義、使人人敬拜真神。中世紀時，他們認為回教徒必須統治全世界，以達到這個目標，因此積極進行武裝聖戰。西方世界與回教世界的新仇舊恨，可說從回教創立不久便開始。崇奉基督教的東羅馬拜占庭帝國與回教世界的衝突不斷；十一世紀末至十三世紀末，連續二百年更不斷有慘烈的十字軍東征。自從十九世紀起，回教世界成了西方列強的角逐場所，各國紛設殖民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地的回教國家才有機會獨立。所以無論從信仰的角度、歷史的情結，激進的回教徒都無法與西方干休。

美國則因而受益匪淺。除了受到尊崇之外，在歷史上也有實質的經濟之利，甚至後來雖然在建立猶太國、未讓巴勒斯坦人民自決的事上，美國的立場並不公正，但在經濟上，她的利益仍未受影響。事實上，穆斯林各族仍然希望，那只是一個錯誤，以後可以修正。

艾森豪總統反對三國侵略埃及的立場，使得穆斯林繼續看好美國，而掩耳不聽共產黨的宣傳——其實他們所言並非全是謊話。

可是，由於美國本身的表現，我們對美國和其公平性的信任逐漸動搖。以下一連串事件斷送了我對美國的好印象。

或許第一個重大事件，就是尼克森和他的總理季辛吉，在拉瑪丹之役（1973年十月）和其後發展中的作為。

再來，您的父親布希總統上任，他採用雙重標準，盡人皆知。或許伊拉克違反了國際協議，但是以色列更是常常違反，而且現在仍然如此。伊拉克提出的理由，和當初美國併吞德州的理由相仿，而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的理由，則比英國要繼續以美國為殖民地的理由更糟，甚至比你們的祖先要除滅「印第安紅人」的理由也更差！

就是因為這種矛盾的立場，千萬穆斯林才會出來示威，支持那位獨裁者——其實他們從來不喜歡這人。後來，柯林頓總統和他的猶太行政人員上台了。他比您和令尊更熱心，想要解決問題，但是所採用的途徑同樣錯誤。對希伯崙回教寺遭可惡的恐怖攻擊事件，他沒有多說什麼，只說那是一項「罪行」！特在此告知您和他，巴勒斯坦人從未攻擊猶太人的一所會堂。……以色列遭到幾次爆炸事件後，世界領袖與阿拉伯領袖……開會，一致譴責他們所謂的「恐怖主義」，但卻忽略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一連串殘酷的屠殺和破壞，竟然沒有一人提到這些事。這使得穆斯林各族不再信任美國，因為該次會議暗示，與會者應該照以色列想要的去辦；甚至他們也不再信任自己的政府，因為這些官員都受到美國的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放棄巴勒斯坦的託管權，聯合國同意在那裏建立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兩個國家。巴勒斯坦已有一千多年在回教的版圖之內，當以色列建國後，回教世界產生爆炸性的反彈，立刻想將之除滅。以色列在戰爭中得勝，擴大領地，使得「巴勒斯坦」一直未能建國。此後，這塊彈丸之地便成了世界的火藥庫，一觸即發。回教

激進人士對美國與西方屢次的「干預」極端反感，甚至任何舉動或反應，都遭到惡性的批判與扭曲。

他們帶著痛苦、存著盼望，轉向所謂的「恐怖份子」，不在乎別人對他們的稱呼。那次會議讓他們上了一課，瞭解了美國雙重標準所用的詞彙，例如，當美國指控某人為恐怖份子或極端份子，那人就是飽受壓迫與痛苦之人心目中的英雄，可以把他們從長期的迫害中拯救出來。……

就在我們處在這樣的困惑與沮喪中時，九一一事件發生了。我不向您隱瞞，在回教世界的每一個人不敢相信之餘，莫不欣喜若狂；如果有人告訴您的與此不符，他就是在說謊。……

回教世界中各式各樣的「恐怖」組織不勝枚舉，由此段的告白看來，本文作者或是極同情這類組織，或是本身亦參與其中。

回教素來持「聖戰」觀，譯為「聖戰」的jihad一字，原意為「爭鬥」，可蘭經中曾指示，若遭人侵犯，可以與他們「爭鬥」。較溫和的派別強調，回教徒「爭鬥」的對象主要是自己的「內心」，使其全然降服於神；「爭鬥」也包括在「口舌」上不向強權屈服，講出神的真理；最後則是使用「實物」，包括體力、武力等，使人屈服於真理。

在歷史上，各派回教徒不斷以「聖戰」為由，或是征服不信的民族，或是推翻統治回教世界的異教政權，或是討伐腐敗的回教政權。雖然強調愛好和平的回教徒，會盡量避免用武力來解釋「聖戰」，但是這概念使得回教成為這世界上最令人感到不安的宗教。

總統閣下，我們所以會作出這樣「不文明的舉動」，正是出於我們的宗教、我們的道德，而我們感謝神，祂把這些賜給了我們。

……我相信，美國人大體而言有很多優點，因此在所有西方人士中，他們與我們最接近，更值得我們在今世和來世為他們祝福，因為他們當中大部份都相信神的存在，也慷慨解囊，超過世上其他國民（基督徒向穆斯林宣教的工夫不在我所指的範圍之內）。

美國人有優點的最大證據，就是在全地各族之內，他們當中接受回教的的速度最快，甚至在這次的災難之後還想要瞭解回教……

黑人當中。在世紀之初，全美國只有一萬回教徒，到世紀之末，則已近四百五十萬！回教在美國的勢力不容輕忽。

我們喜歡美善，也尊敬這樣的人，這是由衷之言。美善與尊敬不是任何人都能得著的，只有藉著以下兩者之一才能作到：

1. 接受從神來的宗教，這是惟一祂所接納的宗教，是最先知的宗教，就是回教。這樣，神會賜給你今生與來生的最善。

2. 與穆斯林和好，愛他們，善待他們。這樣，神在今世會賞賜他們美善與安全。……

要成為回教徒（穆斯林，即順從之人），只要接受其信仰，並以阿拉伯文誦念「清真言」，即「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祂的先知」，便可入教。回教徒當恪守五功：1) 唸功（唸清真言）2) 禮功（每日五次朝麥加跪拜祈禱）3) 齋功（回曆九月守齋，日出至日落不吃不喝）4) 課功（每年納課，或現金或實物，以幫助貧民等八種人）5) 朝功（一生至少一次至麥加朝聖）。他們對得救的看法是：戰兢而存盼望，因為無法確定，只靠真主憐憫。

本信最後的部份將美國在九一一之後的各種措施予以醜化、誣蔑，並對進攻阿富汗的事件提出種種警告。由於該段文辭尖酸刻薄、不符事實、太過離譜，本文未予摘錄。但從以上所摘片段，我們對激進的回教徒心態、以及其根源能有所瞭解。

因著九一一事件，布希總統向阿富汗的神學士政權宣戰，稱之為「捍衛自由」的公義戰爭。但由本信可看出，回教激進份子乃是依據歷史，自認「恐怖有理」，聖戰是為公義而戰。雙方的認知差距極大。而歷代以來，各種民族、宗教對於歷史事件的解釋，往往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場，無法客觀、全面，以致帶來衝突。這樣的盲點實為人性的軟弱，也使得戰爭難以避免。

教會歷史中，也有奉神的名進行的戰爭，如十字軍東征，但這類「聖戰」並無聖經根據。在舊約中，神只容許以色列佔領迦南地，以實現祂對亞伯拉罕的應許。在這範圍之外，並沒有「聖戰」的概念。只有來到啓示錄，當那位騎「白馬」由天而降的主再來的時候，才有可能進行真正的「聖戰」，因為惟有祂「誠信真實，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啓十九11~16）。□

二十世紀美國的回教徒增長十分迅速，尤其在

光怪陸離

幕後的
掌控線後現代現象的
哲學背景
(二)

陳愛光



上文分析什麼是知識和真理的本質，進而介紹哲學家一向持「唯實論」來界定「真理」。但要以「唯實論」界定真理，並非像我們以為的那麼容易。而到了後現代，人們發現語文和知識的理論是手牽著手並進。

在前言中筆者曾說明，後現代主義是對現代主義的反動。因此，要瞭解後現代哲學，首先必須明瞭何謂「現代」哲學。本段將闡述現代主義的哲學理論與科學現象。下一段則將解釋為何現代主義遭到質疑，並為後現代主義的倡導者所唾棄。

三、什麼是「現代主義」？

1. 笛卡兒與啓蒙運動

一般咸認，法國哲學家笛卡兒 (Rene Descartes) 是現代主義哲學的鼻祖。其實更準確的說法，應當以笛卡兒為啓蒙運動 (Enlightenment) 的起始點。笛卡兒所要提倡的，是一種全新的思想模式，其特點為：第一，透過懷疑來達到確認；第二，強調理性重於經驗；第三，理性的探討需全然客觀，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也不受宗教與傳統的約束。

A. 尋求確認

笛卡兒採用的方式與眾不同。他嘗試用類似幾何學的方法來進行知識的探討。幾何學家善用定義明確的定理與程式來證明數學的真理，結果所證明的事絕對可以確認。笛卡兒對這種絕對確認性十分入迷，因而將所有無法確認的事都放在「當懷疑」之列，以期找到真確而不容置疑的事實。他界定知

識的標準為「清楚明確」，這成了「現代知識論」的基礎。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 (I think therefore I am)」，成了尋求確認之旅的出發點；以後的三百年，西方的哲學家莫不循此路線前進。

對確認的尋求，使得如數學、物理學之類的「硬式科學 (hard science)」地位崇高，成了文化的霸主。西方首先如此，後來整個文明世界亦步其後塵。大家認為，這些科學能夠帶來相當確定的知識。其他的學科，諸如藝術、修辭學等，則被視為屬於「主觀」範疇——對知識份子而言，這個名詞帶來輕蔑之意。其他如心理學、社會學等的「軟式科學 (soft sciences)」則被認為是「不成熟」的科學，甚至是偽科學。硬式科學的地位在工業革命之後更加鞏固，因為不少科學家在科技方面成就斐然。

B. 樂觀的理性主義與對權威及傳統的抗拒

現代主義高舉理性、貶抑經驗。不動情感、分析解剖的理性成為最高的理想。客觀性能使我們達到絕對的確認。笛卡兒與一些現代哲學家，如洛克 (John Locke) 和康德 (Immanuel Kant)，在尋求確認的時候，很快就發現，許多事很難確認。但是他們相當樂觀，總認為只要工夫下得夠，所有問題都能解決。

對純理性的樂觀，讓人認為理性思考無需借助權威與傳統。笛卡兒開始演練懷疑時，認為必須放下宗教權威與傳統所教的一切知識。對笛卡兒而言，拒絕宗教權威並不等於拒絕宗教信仰。事實上，笛卡兒曾用純理性「證明」了教會所教導的傳統教義。拒絕權威的結果，並未導致對神的不信，反而讓人提昇到能從神的立足點來看的地步，這點稱為「從『無』處看 (the view from nowhere)」。因此，現代主義鼓勵獨立思考，主張脫離傳統與權威。如今的個人主義正是這種心態的產物。

由笛卡兒創始、抱著樂觀精神而開展的這個運動，便被稱為啓蒙運動。當時的思想家真正認為，他們得到了光照 (enlightened)，脫離了捆索知識的黑牢。現代人因著發現了理性的能力，就不再受到捆綁。啓蒙的火炬傳了三個世紀，而到了我們這一代，終於有人說：「啓蒙運動的光絲毫沒有光照人類的黑暗。」

2. 牛頓與新科學

哲學歷史的教科書都以笛卡兒為現代時期的開創者，而科學歷史書則泰半以牛頓（Isaac Newton）（或更早的伽俐略）為現代時期的起始點。上段已經說明，笛卡兒立下了現代哲思的基礎，而從這個角度來看牛頓的成就與影響，更能有所啟發。誠然，牛頓與其後人的哲學思維，與笛卡兒和倡導啓蒙運動的諸哲非常接近。不過，從科學的層面來看，讓我們對現代主義的本質能有更深入的瞭解。

A. 科學的天真唯實論（Naive Realism）

前文已經說明，唯實觀（Realism）是相信，「在外面」有客觀的實體，我們可以透過感官與理性的思考來認識它。牛頓的科學便是假定有物質實體。他所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定理（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成為現代科學的先驅，內容即說明物質世界的量度，及量度的公式化。請注意，牛頓以「哲學」稱他的書。今天我們所稱的「科學」，當時被視為哲學的一支。伽俐略與牛頓改變了科學的整個方法論，也改變了其整個概念。從牛頓之後，科學不再是揣測，必須經過實驗與計算來進行。

牛頓的宇宙有如鐘錶，具數學般的精準性，而所形成的科學世界觀，便是相信我們能夠發現大自然中所有的秘密與法則。牛頓本人相信，這樣有秩序的宇宙可以證實造物主的智慧，但不料，他的科學觀竟成了現代「自然主義」的基礎。自然主義認為，既然宇宙是根據機械定律在運轉，那麼，就不再需要相信宇宙之外還有任何存在了。而仍維持有神信仰的鐘錶宇宙論者，則主張「自然神論（deism）」。他們雖然相信造物主，但卻不相信祂是宇宙的維繫者，會和世界相交、互動。

這種新方法論的形上觀，就是所謂的「天真唯實論（naive realism）」，認為我們所觀察（與量度）到的，便是實際的情形。因此，我們能夠明瞭實體的實情。這並不意謂天真唯實論者不知道觀察可能有的扭曲。正因為觀察會有扭曲，所以科學家才要竭盡全力，避免任何扭曲。他們認為，扭曲乃是由於主觀而來。

B. 客觀的尋求與普世一致的假定

「人會主觀」之事實，並沒有讓天真唯實論者

氣餒，他們仍努力尋求科學知識。正統的科學理想是達到絕對客觀。科學家要把自己和科學觀察分開。他們假定，外在必有客觀的實體，人可以客觀地去認識它。而人性主觀的因素只會扭曲知識。

不但如此，知識既是純客觀的，就一定放諸普世皆準。當然，當時的思想家乃是活在以歐陸為中心之情境，他們對普世一致的概念和我們有相當大的差距。不過，他們的推理為：既然實體是普世一致的，真理也應當如此。如果某人的發現，並不適用於所有時代、所有的人，那麼他的發現就不是真理。因此現代主義的特徵，便是強調不帶感情、精剖細析、無歷史感的理性。

如前所言，為了達到普世一致，就必須拒絕非普世一致的資料。然而宗教與文化傳統缺乏普世的一致性，又是歷史情境的產物，受特殊條件的限制，因此，根據普世一致的理想，理性的思想家應當置身於傳統之上。

簡言之，現代主義是依據啓蒙運動的哲學與科學的觀點，作出以下的假設。第一，知識要成為真知，必須確實且清楚。第二，客觀實體可以透過客觀方式認識，不分時代，人人皆可得之。第三，知識是經由理性思考得著，不是由傳統或權威而來。

四、「後現代主義」為何與「前現代」不同？

若說後現代主義是對現代主義的反叛，那麼究竟現代主義建立了什麼，是他們要推翻的？或許有些後現代主義者想要回到「現代」之前的時期，但是大部份後現代主義的思想家認為：我們已經超越了「現代」，不能回頭。現代主義將我們從傳統主義的黑暗時期解放出來，這一點非常之好；而我們目前的責任，則是要將人從啓蒙運動的黑暗中解放出來。

1. 認識論：拒絕基礎主義

哲學家會轉向語文分析的理由之一，是因為他們認為，傳統的認識論毫無出路。我們並不真能分析自己的心思。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分析是否能讓人明瞭事實的真相。所以，哲學家就去尋找更具體的東西。在後現代主義思想家的眼中，讓人陷入哲學死角的嫌犯，就是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

A. 何謂基礎主義

基礎主義就是相信，一個人的知識必須以某些事物為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再根據推理而往上建造。例如，笛卡兒和後來的理性主義者，只承認不證自明的信念。而現代經驗主義者則亦把不容置疑的感官資料放在基礎中。凡在基礎內的事物，必須以確實與清楚為標準。基礎既然確實，所根據的推理也盡都確實，那麼，所得的知識就必是確實的。

基礎主義的問題為，要確定一個信念的清楚與確實並不容易，不像笛卡兒當初所想的那樣無可辯白。以「我思故我在」的名言為例，當時就有好些哲學家提出質疑。即使假設這句名言確實無誤，然而根據它是否能推論出任何有確實意義的事，或能否有任何東西可以建造在其根基之上，則非常令人懷疑。

後現代的解構主義者（deconstructionists），如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和弗考特（Michel Foucault）都指出，凡是過去認為確實的事，經過分析之後，都不再確定。因此，既然對確實的尋求乃是空中樓閣，整個基礎主義的根基便崩塌了。根據基礎思想所提出的標準，我們完全無法得著知識。

不但如此，全球的多元現象更令西方哲學家不得不再思普世一致的問題。在二十世紀之前，交通和傳播技術有限，各種文化與社會之間罕見交流。如今，西方人發現，他們一向認為真確的事，在世界其他的角落中並非顯而易見。這現象令人質疑普世一致性的價值。古典基礎主義的崩潰，加上普世理性的假設被質疑，促使西方哲學要去探索一條新的方法，來明瞭真理與知識。

B. 後現代主義的一致論

如果基礎主義不再是建造知識論的可靠辦法，哲學家就必須再尋找其他的模式。而後現代主義所能提供最佳的模式，可能就是「一致論（coherentism）」。一致論的基本信條為：一套體系只要其中各個信念能取得一致（即，彼此不相矛盾），便可算為合理。

表面看來，一致論乃是一種「循環論證」，邏輯思考早已視之為最明顯的謬誤。但是，時下的一致論卻複雜得多。舉個典型的例子，一套信念系統的一致性就好比信念的網絡，而不是信念的循環。奎因（W. V. O. Quine）用「信念網」來作比方。一張網其實是很複雜的網絡。此種理論認為，我們所

有的信念互相都有關連，有些關連性強，有些較弱。有些信念較接近網絡的核心，有些則較處邊緣。我們不妨假想，空中吊著一幅繩結，結點便代表信念。每個結點都以繩子連到其他的結點。移動任何一個結點，所有結點便都會移動，因為彼此都相連。愈靠近被外力移動的結點，便會移動得愈多。而只有外緣的結點會接觸到外力。

每一個人，或每一套信念系統，都有一幅類似以上所描寫的信念網。核心信念（麥克蘭登〔McClendon〕和史密斯〔Smith〕稱之為「確信」〔convictions〕）是任何外在的挑戰都不會碰到的。外圍的信念是它們的保護。倘若有一「外圍信念」遭到質疑，整個系統都需要調整——不過只是略為調整，而核心多半幾乎不會移動。只有當外圍受到猛烈的震動，核心才會受到挑戰，甚至會受到徹底的檢驗。根據一致論的信條，如果網內的每個結點都有一條線連到系統內的另一個結點，亦即，每個信念都能與所有的信念取得一致，那麼整個體系便是一致性的系統。如此，這個系統便成立。在具一致性之系統內的信念皆應當視為知識。

有人或許會說，可能有一個網絡，其中所有的信念都是錯的，但卻能具一致性。最簡單的例子便是純粹虛構的小說。故事內所有的「事實」都有道理（具一致性），可是這些「事實」並不存在。一致性與「信念是否具真理價值（truth-value）」似乎並沒有關係。一致論者則會回答，這種反對看法之前提，是以唯實觀作為真理的定義，亦即採用「呼應理論（correspondence theory）」。但如果我們承認，我們永遠無法知道「真實」的本相，那麼，既然所有的知識都受觀點的限制，「呼應理論」便無法成立。

對真理和知識採用「一致性」來分析的結果，使得我們只能從系統的內部來判斷一個信念。真理不再有外在的標準。由此可見，現代主義所持「客觀宇宙」的理念，已經被「後現代」拋到腦後去了。後現代主義的問題為，在系統之間無法作出判斷。因此，多元主義便成了後現代文化的標記。既然沒有標準，就不能說：「我的系統比你的好。」傳統自由派對此相當贊同，只是如此一來，各種信仰體系之間的對話就不再有任何意義了。因此，正如我在前文所說，後現代主義乃是「認識論的亂麻」。現代主義知識論的根基被拆毀了——理由固然不錯，卻將真理的問題陷入了更深的泥濘之中。（下期待續）□

作者為神學博士，台福神學院專任教師。

蓮花與十字架——耶穌與佛陀對話

編輯室



——一條小舟，循著名的「列王河」擺盪。河水靜靜地流著，穿過運河，兩岸有鐵皮屋頂的民房、寺廟、尖塔；身著袈裟的和尚正在沿門托鉢（註：泰國僧人皆須在清晨外出托鉢，過午不食），皮條客也正在積極的拉人進妓院。

在這個佛教徒居95%、民風溫和、生活隨意的文化裏，最敬虔的頂禮與最無廉恥的營業混雜在一起。近日報載，妓女戶的收入超過了全國的總預算；毒品與愛滋病肆無忌憚地蔓延著。

「甜心」，一名十七歲就進城謀生的可愛女子，被強暴後淪為妓女，生下一子送給人，回到妓女戶卻發現自己染上愛滋病原，但迫於生計，她不計後果，仍舊接客；等到病毒發作，她屢次自殺未遂，最後終於以服毒加縱火喪生。

這位悲劇主角，在本書化身為一位病入膏肓的女子，在小舟上參與耶穌和佛陀的對話，在聆聽、在探索，要知道在這兩大「教主」的觀點和引導下，自己的命運會有什麼不同。

關於苦難

眾所週知，釋迦牟尼原為印度一小國的王子，他創始佛教，肇因於同情人間苦難，欲思解脫之道。他29歲離家修行，六年後，由於不滿印度教的解釋，在菩提樹下絕食冥想，突然有一奇妙經歷：他的無數前世、以及萬物的過去、現今、未來都展現在他面前；他進入完全寧靜的境界，那時他便成為「佛陀」——意為「悟者」。

關於苦難和其解脫，本書用對話的方式表明他的闡釋：

耶穌：「釋迦牟尼，你的同情心非常高貴。你

願意放下今世的一切舒適。你的跟隨者也努力同情世人、放下自己。我的門徒應當向他們的簡樸生活學習。……

但是你的教導很快就有規條出現……根據這張積德的條例：為避免四大冒犯定了四誡、要加入僧門要守十三條、為約束貪心與擁有財物定下三十條、還有另外的九十二條戒律、七十五條清規、僧侶要守二二七條、尼姑要守三一一條等等。……」

佛陀：「那次經歷讓我對人生有前所未有的看見。最重要的一點為：人生即是苦，包括一切的失喪、傷心、渴望在內。接著我看明痛苦的原因：是因人的渴望、執著、牽連。再下來是如何終結這苦。我的領受為，藉著實行『八正道』，便可通往涅槃。我將『苦情（苦諦）—苦因（集諦）—終結苦（滅諦）—八正道（道諦）』稱為『四聖諦』。

人的困境，除了前生的『業力』（註：指行為）牽連外，主要是因『無明』和『執著』而來。以甜心為例，我很同情她，但是她走上毀滅的路，主要是由於對自己本質的真相無知。……如果她能放下『己』，就不致如此。」

在對話中，作者亦藉「耶穌」的口提到，聖經有位約伯，雖是極好、極公義的人，卻仍遇到極大的災禍。他探索苦難的問題，所得的答案卻與釋迦牟尼大相逕庭，其中牽涉到神與撒但等靈界的奧秘。

可是，就釋迦牟尼而言，神與撒但等「外力」，在解決苦難問題上是沒有意義的；人必須靠自力修道才能超脫。

關於捨己

有些人認為，耶穌與佛陀都教導「捨己」，因此兩人的看法很接近，堪稱兄弟。但是作者卻指出，對「己」的看法是兩人最大的分水嶺之一。

The Lotus and the Cross

2001年Multnomah出版

作者Ravi Zacharias是著名的護教家，專精宗教比較、異端、哲學，曾擔任宣道神學院福音與現代思潮系的主作，受邀在五十餘國演講。他1946年出生於印度，1966年與家人移民加拿大；在三一神學院取得道學碩士，後來榮獲數間神學院贈與神學博士學位。

佛陀：「其實我們所謂的『己』並不存在——不在身體裏，也不在精神裏。就如這小舟，它是木頭？是馬達？是粘膠？是油漆？不，全都不是。同樣，自我並不存在於構成我們的各部份內，也不在其外。我們不過是物質的總和，當物質逝去，個人也就逝去，不再存有。我們的問題就在以為自己是『個人』，是完整的『自我』。」

如果甜心知道她沒有自我，就不會想去滿足那個自我，因此便不致落入這樣的下場。

惟有當我們發現自我並不存在，所謂的『自我』不過是幻覺，痛苦才會終結。……一旦我們明白『自我』不存在，就可在禁慾和縱慾之間找到一條正路，而在這樣的平衡中，生活就不再成為我們的牢籠。」

耶穌：「釋迦牟尼，你的說法令人費解。首先你告訴我們，神（即：造物主）並不存在；接著你說，你比神知道得還多。你曾說，當『天神』達到你的瞭悟，就能提昇到你的境界。後來你定下道德律（把神擺在一邊），並說每個人都在『人類感知之流』中欠了道德的債。而現在你又說，個人根本不存在。」

既然真我並不存在，何需探究真理？

你自己的話中常出現：『我們』……『我們』……『她』……『她』，這些辭彙都預設有『格位』的存在。『你』、『她』、『他』都是個別的。這是不能抹殺的事實。

我則確認每個人都是獨特的一位——是獨一無二的受造者，按神的形像而造。你舉的小舟之例不能與人相比；它只是物件，沒有氣息。……但你看，甜心在神的眼中是何等寶貴，固然目前她失去了應有的尊貴形像，可是她的傷心卻證實她對自己有崇高的理想。」

佛陀：「耶穌，我們兩在這一點上相差很遠。我們何必要從神得著尊貴？我設定了規條給人，讓他們可以因此而尊貴。不過，我想不要岔開，再談『己』的問題吧。」

耶穌：「我很訝異，釋迦牟尼，你竟沒有發現，道德本身不能帶來自由或尊貴。……我的僕人施洗約翰只穿駱駝毛、吃蝗蟲野蜜，許多人以此為怪；我與百姓一同吃喝，又有人說我是貪食好酒的人。……」

其實，人無法達到美好的境地，並不是因為幻覺有『自我』，而是因為『把自我放在神以上』。……

我對每個人的邀請，是要他們放下自我，然後來跟隨我。但是你的看法則為，根本沒有『自我』

可捨下。……其實，你否定了自我的真實，並沒有解決受苦的問題，而是把『實存』的事實都推翻了。」

關於頓悟

藉由捨己談過「執著」，接下來，作者便把話題轉到佛陀所指出人會陷入苦難的另一個問題：「無明」。怎樣才能進入頓悟之中呢？

佛陀：「你看，一朵蓮花是經過幾個階段才發展成的。起初它的幼株在水底下，不見天日。然後它處於兩個世界：一半在水中、一半在空氣裏。到了第三階段，它高高越過水面，在陽光中盛開。我們得到知識也是如此：有階段性。有一天你會發現，最好的生命，是脫離『自我』教義之水才能達到的。」

耶穌：「我同意知識的獲得是漸進的。我在教導門徒的時候，有些事也要後來才解明。但那是因為我瞭解人的軟弱。……我就像位好牧者，不願失落一隻羊。『愛』是福音的中心。而愛是針對個人的——如果沒有個人的區別，死一個便不算什麼，另外生一個就可以彌補了。」

但是每個人都是獨特的，而一旦有人發現我是救主的時候，他便會完全瞭解自己的獨特性。然後，他前面的路便如黎明的晨光，愈照愈明，直到午正。」……

「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糧，……我是好牧人，……我為甜心捨命；甜心可以因我而活著。這樣的宣告你從來沒有作過。」

佛陀：「我尊重你，耶穌，但你怎麼能作出這樣的宣告？而且我還要再次反對你的說法：為什麼必須透過神，我們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事？」

耶穌：「我很樂意回答這些問題，但，看哪，那裏有間大廟，我們可否上岸一遊？同時我會回答你的問題。」

關於無常

書中描寫，兩人下了船。進了一間大廟，有眾多佛像，許多人在向它們燒香、祈禱。

佛陀：「我不太喜歡這裏的情景。我從來沒有要人視為我神、或替我塑像來膜拜。……」

耶穌：「我進耶路撒冷的聖殿時，也有類似的感受。……不過，在這點上，我們還有一些不同。我的百姓是因為背棄了我，所以才污損了對真神的敬拜——他們用儀式和嘴唇來親近我，心卻遠離我。……而跟隨你的人所以會陷入拜偶像，則是你的教導必然的後果。……」

首先，你告訴他們沒有神；然後說，沒有自我；你也說，沒有可祈禱的對象，沒有可畏懼的惡者；凡事都在他們自己裏面——雖然『自我』並不存在。你說，他們的善行要超過惡行；你讓他們有極大的負債感，又給他們一大堆規條，要他們除去慾心；等他們還完了債，他們也可以像你一樣不再存在。這一切怎能帶給人平安？……而人有敬拜與敬畏的本能，如果不能找到真的，他們就會用假的來代替。」……

「你為什麼不給他們永恆的權威真理？」

佛陀：「因為……萬物皆無常。」

耶穌：「這說法是否也包括你這句話在內？」

佛陀：「我想……我要再思考一下。我覺得好像把自己逼進了一個死角。」

耶穌：「這正是我想對你說的。你的跟隨者既沒有絕對可靠的依據，又怎麼可以說他們是『違反正道』？……如果萬物皆無常，那麼，這句話本身也不是恆常的真理。……再說，如果無一話語或思想可以絕對肯定，那麼我們又怎能知道什麼才是真的？」

佛陀：「不過，我的一切教導都是以『無常』為基礎。」

耶穌：「要怎樣作結論，就看你自己了。……」

關於得救

書中的話題最後轉到怎樣才能「得救」，或「脫離苦海」。耶穌提供自己的十字架，來擔負世人的一切罪惡過犯——包括女主角「甜心」在內。

耶穌：「甜心，佛陀告訴你，可以轉世投胎，成為另外一個人。但我帶給你的改變，是神的聖靈會在你身上工作，你只要順服，便能更新而變化。」

佛陀：「所謂『我為你的罪受苦』，……似乎並不公平。」

耶穌：「如果只有公義而沒有憐憫，甜心還有什麼希望？只要有人能付出所有的贖債，公義就得到滿足，而那無法付債的人就可免債了。」……

「我們的談話已近尾聲，釋迦牟尼，你要給甜心的出路是什麼？」

佛陀：「我想她很清楚。我們稱之為三寶：佛陀（頓悟）、達瑪（教導）、和僧迦（僧尼會社）。」

耶穌：「讓我們一項一項看。第一，頓悟。根據你的教導，你個人已不再存在，她也將如此。所以第一寶乃是『不存在』。」

至於教導，由於話語皆無常，所以沒有絕對的

真理。這是第二寶。

至於會社，就是由出家人組成的團體，其中每個人都相信無自我的存在，並朝向無慾——包括除去友誼。這是第三寶。

從前有一個人尋找珍寶，一旦發現了，他就變賣所有的，去取得那珍寶。而我就是那珍寶。」

尾聲

作者在尾聲中這樣總結：

「佛教是很深刻的無神思想。簡言之，它是人不要神而能成善的哲學。……它高舉個人的獨立自主，同時又稱自我是幻覺。它主張無常，卻以絕對的姿態來宣揚此說。它鼓勵思考與默想，目標卻是進入無思想的寂滅狀態。這個宗教沒有神、沒有明確不變的話語、甚至最後沒有存在的實體。……

在佛教裏，自己要負責一切。但耶穌的信息卻截然不同。……耶穌來，要給我們豐盛的生命（不是禁絕慾念）、永恆的生命（不是無常）。……祂應許永不離開我們，也不丟棄我們。耶穌是甜心所要的一切。」□

「人」的定義

古人類學者根據化石、山洞「人」遺骨等資料，推測數十萬年前地上已有「原始人」。他們列舉了十五項「人」的特質，如：頭蓋有900~2300立方公分、視覺中樞比其他動物多50%神經細胞、圓形頭顱且前額垂直、牙齒為拱形、腦部非常發達、孩童時期特長、需要學習才能生存等。然而，這些是否與聖經的「人」等同？



根據聖經的創世記，從亞當而來的「人」是神「按著自己的形像」所造，有神的「氣息」（或「靈」）。這樣的「人」有智慧、性情（位格），而且有敬拜的天性；可以推理、有罪惡感、富同情心、能饒恕、具藝術與音樂的創作力；所謂人類的「文化」便由此產生。而人能藉語言表達自我意識，更突顯人「靈魂」的特殊性。

近代的古人類學者承認，「原始人」並沒有以上人類文化活動的行為模式。直到大約5,500年前，才突然出現了文字與文化現象。

因此，「人」是進化而來的嗎？這與我們對究竟什麼是「人」的看法密切相關。

（本文參考John Clayton and Nils Jansma, *The Source: Creation Eternal Design or Infinite Accident?*）

文 化中有許多聲音。

但基督徒的聲音想必很薄弱，要不然一般人對基督徒的認識不會那麼膚淺，甚至可憐到只歸類為幾種典型。

常常，當人一談起基督徒時，描繪的便是台灣街頭身穿寫著「罪」血紅大字的白袍之人，伸著食指，疾言厲色為人定罪。或是一群溫良恭儉讓，沒有脾氣、沒有個性，說話語言總不離「哈利路亞！讚美主！感謝主！」的信徒。台灣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與《飲食男女》兩片，都各自塑造一位虔誠女信徒，每在鏡頭中出現，所表現的不是對現實恍惚，就是遇挫折無力，只會禱告，碰到身邊人軟弱，又只會指責；給人走火入魔、與現實脫序的感覺，好似一幅諷刺漫畫。

為何會如此？若說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活，是未信之人所接觸的第一本「聖經」，他們必須藉著我們這本「聖經」來認識神、接觸神。很明顯的，文化對我們的誤解，或許是因著我們在信仰中活的還不夠透，還無法有血有肉，讓人誤以為信仰只是一些「可以作什麼，不能作什麼」的教條。也或許是我們這本書還開展得不夠大，沒有在世人的眼前完全地展開，完全透明。

保羅說，「我們成了一台戲，演給世人與天使觀看」（林前4:9），那麼，世人反映我們演的是什麼戲呢？我們演的是一齣「皮影戲」。隔了一層薄幕，看不清楚，只望見表相的一群影子，在演無愛、無慾、沒有特徵、沒有掙扎，什麼都不能作、又很無聊、單調的「聖徒生活」。

若要破除世人對基督徒的迷思，身為基督徒的責任，便要不斷地對文化發聲。而且「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西1:28），不只是牧師、宣教士傳福音，基督徒個人對鄰舍、朋友、同事等做生活見證，也需藉大眾媒體、文學與藝術等不斷地來呈遞。

大聲疾呼

主動向文化發聲是我們基督徒的責任，我們需要發聲。我們需要大聲的喊，像曠野中的呼喊。但我們也需要小聲，柔聲細語地在人們身邊叮嚀。

目前我們最常見基督教對文化發聲，多屬大聲疾呼型(Shouted)，對那些「油蒙了心，耳朵發沉、眼睛閉著」的百姓(太13:15)，好似要講得大聲、直接、震聾發聵，才能喊進心裡去。如我們常見的

護教學，是早期教父為護衛基督教信仰內容，所衍生出用證據與精確說理來為基督教辯證的思辯。在避開所有可能對基督教攻擊的同時，信仰中對神與世界的看法亦可因此被闡述、發揮。

今天護教學發展的更廣義了，需要處理信仰與所有人類知識的關係：哲學、科學、社會學、歷史……證明信仰與這些學問沒有衝突。對象則多為知識份子，可以接受用哲學、神學詞句所結合的討論。

此外，大聲疾呼型尚包括用電視與廣播講道，直接進入福音核心，不拐彎抹角。或對一些社會議題發出基督徒的聲音，贊成、否定、推翻或立法。



輕聲細語

然而總覺這樣的文化發聲有點傾向「抵禦」或「攻擊」，是比較消極或過於積極的做法。我認為我們更需要自自然然地向文化滲透，用一些輕聲細語(whispered)的聲音，在對方不設防下，進入對方的心中。

因大部分人心中對基督教信仰是帶著防範的。在他們眼中，《聖經》就是一本「經」，一說到「經」，便讓人覺得嚴肅，覺得受教訓，不自覺會想要設防。所以一個人除非是因生命有了大困惑，受了苦難，或已有了信仰，要不然他很難自動自發的去追求，去讀聖經。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們每個人墮落的本性，對神都已建造出一堅固的「營壘」，刀槍不入。尤金·畢德生(Eugene Peterson)在《返璞歸真的牧養藝術》一書中，便提到如果要向一個人的自我之神宣戰，直接攻擊是攻不下的，和罪正面迎擊，就像用鎚子釘釘子，愈釘愈深。應改為「間接迂迴」的方法，才比較有效。

柔聲細語的盼望

文化中的聲音

陳惠琬

而「間接迂迴」，也就是輕聲細語，是真正的文學藝術。不開口見喉，不下猛藥。是帶點曲折，且給人一個想像的空間。

尤金·畢德生指出，耶穌便是一位善用比喻的顛覆大師，祂的比喻稀鬆平常：泥土、種子、筵席、錢幣、種子、羊、強盜和受害者、農夫和生意人等各種小故事，都是生活裡常見的例子。當人們聽耶穌說這些故事時，會比較親切，因為熟悉。而四福音書中耶穌的四十個比喻，只有一個以教會為背景，提到神名字的，也只有兩個。這會使人沒有防心，原有的防備會不自覺間鬆懈下來。離開後心中還會奇怪，耶穌的比喻是什麼意思？然後，像顆種子，人們因為它小、無奇，不會去注意它，但一有機會再下幾滴雨，它便長出來了。而且是長在人的營壘內、長在人的心內。

而我們文字事奉者的角色，便應向耶穌學習，作一個善用比喻的「文化顛覆者」。我們先不要急著回答大命題，因人們不見得知道如何問正確的問題，也不見得在乎。大命題會讓人「硬碰硬」，只有少數思考型的人會想在理論上繞。真正大部分人在乎的，則只是「生活」。

我們若先用生活裡常見的話題事物來討論，認同一般人的切身需要，像巴特（Karth Barth）所說：「一手拿聖經，一手拿報紙」，由人的切身需要切入人心，最快、最直接、也最有對話的空間。而文學的作用，便是讓對方從日常生活中受刺激，一下醒過來，產生好奇，想要探究，再來受顛覆。所以柔聲細語的聲音，便是把福音生活化，教導由平面化為立體，將信仰的種子落實生活的土壤中。這些，最好是藉大眾媒體、文學、藝術、音樂等來呈遞。

滲透而非促銷

作母親與幼稚園老師的，都知道在教導、影響上，有時輕聲細語要比大聲疾呼有效。尤其對一些在信仰上毫無根底或稍有根基的人，他們的屬靈生命還很幼小，對他們談信仰就像對幼兒說話，要有耐心，要遷就他的理解能力與接受力，一點一點、一步一步地慢慢帶，慢慢地引人入勝。要走進他的世界，用他熟悉的語言。而且言教不如身教，要 Words become flesh，道成肉身，親身展示一個有信仰的生命是如何面對人生各種困境與衝突，把信仰生活化、故事化的呈現給他看。

比如說台灣的慈濟證嚴法師，我們雖不認同，但可探討，她所呈現的便是屬於柔聲細語型。她是用一種母性的慈愛，談話使人如沐春風，並著有「靜思語錄」，用淺白的語句，把信仰帶進生活實踐。不只慈濟功德會會員人手一本，有些小學老師還引進校園，作成日常倫理道德的材料。

田立克曾說：「傳遞是一種參與，沒有參與，便沒有傳遞」。我們基督徒需要走進人群，到他們所在地，與他們認同，但不苟同。在他們的生存環境與生活中參與，由其中發掘他們的真正需要，再提供答案。就像教小孩，有兩個原則：(1) 在他們生活中已有的問題，用基督教的訊息與比喻來回答。(2) 塑造、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朝我們真正能提供答案的問題來問。

有部好萊塢拍的「Mission」電影，對我啟發很多。電影一開始，是耶穌會教士在初期想要接觸那些深藏叢林中，尚未開化的土著，但遭拒絕。那些土人部落用諷刺又醜惡的方式，把一個個宣教士綁在十字架上，然後隨水飄浮至萬丈高的瀑布邊緣墜落。

後來有一位耶穌會教士爬上崖頂，走入叢林，他不是先敲鑼打鼓開佈道會，也不是發單張，而是找塊石頭、坐下，拿出一枝小笛吹起。然後，一個臉上畫著凶惡色彩，裸體的土著舉著矛逼近。對方是那麼有敵意，兩邊的語言又不通，最容易敲開對方心門的，便是音樂與藝術。果然，那土著聽著聽著，高舉的矛便放下了。

我們要捉摸的，便是這吹笛來引人就我的藝術。是在對方不設防之下，來吸收我們藝術裡邀請的訊息。在他們熟悉的環境中「滲透」。利用他們的媒體，不標明自己的目的，成為他們身邊的一份子，作見證。

避免文學暴力

但既然是用文學「滲透」，文學便應有自己的獨特地位，不能作任何一個領域的奴婢。有一次，九歌出版社社長蔡文甫先生，偕同作家廖輝英、楊小雲與朱少麟，到洛杉磯開文學會議。正當幾位名家在台上輪流就文學發表高見之時，忽有一中年男子兀自上前，往台上一發單張。然後轉身，面對大眾，舉手高喊：「請簽名支持二二八平反」，繼而開始發表政見。整個文學座談會因而被中斷，在場人士臉上，不是以為碰到精神病患而容忍，便是為對方的無禮介入，而感到憤怒。（續16頁）

基督信仰與學術交流

王忠欣



學 術交流是一種對話，是一種理解，通過交流，新的思想、新的事物被介紹進來，故學術交流對於民智的開啓、社會的開化、思想的傳播具有重要的意義。學術交流是以一種嚴肅的態度、嚴謹的精神來探究某一問題，以達到對某一問題的深刻、全面的認識。在基督教研究領域也是這樣，通過學術交流，中國學者們對基督教可以獲得更多的體認。真金不怕火煉。如果基督教的信仰確實是真理，確實是人生必需的精神食糧，那麼通過嚴謹和嚴肅的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基督教的真理性只會更爲人們所認識和接受，而不會被漠視和拒絕。

基督信仰的內涵

兩千年前，加利利人耶穌出來宣講「天國近了」的信息，他的出現改變了人類的歷史。西方的歷史雖不能說就是基督教的歷史，但總是與基督教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從近代開始，世界歷史的發展也與基督教信仰在各地的傳播密切相關。兩千年來，基督教信仰爲億萬生靈的生存和延續提供了精神食糧，也爲全人類積累了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從古至今，基督教在人類歷史上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因此引起了無數人的關注、追求、和探究。

信仰是基督教中最重要的因素。基督教的信仰主要包括其宇宙觀（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

基督教的宇宙觀對宇宙萬物的起源做了解釋，認爲宇宙萬物的產生之道在於創造，這位創造的主宰就是上帝。基督教的經典《聖經》的首卷書「創世記」，就記載了上帝的創造。創造不僅解釋了宇宙的起源，而且指明了上帝與人的關係，即創造與被創造的關係。上帝將人置於管理萬物的地位，人就開始有了使命，要向上帝負責。人不再是單純的生物意義上的肉體，而是領受了上帝神聖責任的生命。這種責任，毫無疑問，肯定了人的意義與價值。

基督教認爲上帝是人世間真善美的源泉，上帝本身就是真善美，是判別善惡、真偽、美醜的標準。離開上帝就意味著背離真善美。人類價值、是非的判斷完全取決於人與上帝的關係。與上帝關係和良好、通暢，人就接近真善美，反之，人就走向偽、惡、醜。由此看來，在基督教信仰中，上帝是價值判斷的標準。這就是基督教的價值觀。

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中，因不守與上帝立的約，吃了原本答應不去吃的果樹上的果子，失去了信用，損壞了人與上帝的和諧關係，從此，人與上帝分離，人類墮落到了偽惡醜中，罪也由此產生。人類由於離開了上帝，也就失去了辨別是非、善惡的標準，無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與神重新建立和諧的關係，回歸真善美，而在罪惡中不能自拔。人類要擺脫罪的束縛，重歸真善美，只能依靠真善美源泉的上帝，由上帝親自把人帶回到真善美。人生的意義也就在於重新回歸真善美。基督教相信上帝道成肉身，成爲人的樣式，親自指明什麼是真善美，並爲人做出如何行出真善美的榜樣，這就是耶穌基督。在基督教的信仰中，耶穌基督就是三位一體、化作人身的上帝。人類遵從上帝的教導和榜樣，就可重歸真善美，人類的生命就會有價值和意義，因此，人生最重要的目標和意義就是接受基督——上帝爲重歸真善美的唯一途徑。這就是基督教的人生觀。

基督教信仰中包含著清晰明瞭的宇宙觀、價值觀、和人生觀，爲人生指明了生活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千百年來，成千上萬的人，不分種族、性別、年齡、文化、職業、和地位，在他們的生活中實踐著這一信仰，使基督教這些類似「哲學」的道理，沒有流於空談，而是成爲億萬人的生活動力和精神支柱。在歐美，整個西方文明的根基中，相當一部分是基督教的精神積澱。西方文明的產生和發展得益於基督教，這是不言而喻的。

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史上，有幾次重大的交流期都與基督教有關。唐朝，由絲綢之路帶動的中西文化交流，將基督教的思想首次帶到了中國；明末，環球航行帶來的中西水上交通，再次通過像利瑪竇這樣的先驅傳教士，將基督教思想介紹到了中國；清末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對西方的開放，又使中國人再次接觸到了基督教。從近代開始，衰落的中國掀起了一股又一股向西方學習的熱潮。中國人熱切地學習西方的科技、哲學、藝術、語言等等，盼望重新振興古老的國家。如果我們可以學習西方的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和科學，似乎沒有理由不去了解和研究西方的宗教和信仰。對於作為西方文明根基的基督教，如果我們不去了解和研究，怎能真正體認到西方文明的精華？怎能學到西方人面對苦難時賴以生存下去的精神力量？

中國的思想傳統對超自然的宗教信仰多採取迴避和拒絕的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國人對宗教——包括基督教——缺乏追求和理解的動力，而多把興趣放在以理性為導向的哲學思想上。共產主義在中國流行後，無神論的思想更佔上風，大家通常以為宗教是要自生自滅的，隨著科技和教育的發展，宗教很快就會消亡，因此願意去了解、認識宗教的人就更少了。但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上的其它國家，科技、教育和經濟發展後，人們仍然需要宗教信仰，這是因為在人的心靈深處有一種對精神信仰的渴求，這一塊心田得不到滋潤，人生就不是滿全的。

八十年代中國的研究風潮

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隨著對外開放，中國再次進入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活躍期，這次的交流更全面、更深刻，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地方也更多。與以往不同，在這次開放、交流中，中國人開始留意西方的精神資源——基督教。一些學術單位，包括大學和社科院，先後開設了宗教研究科目，特別是基督教研究。應該說，研究、了解基督教，深刻認識西方最重要的精神資源，比漠視基督教更可取。畢竟西方的許多價值觀念都是來自基督教信仰，不懂得基督教，中西文明的衝突就很難避免。

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對基督教的關注主要表現為一種學術研究，這種學術研究在很大層面上又是借助學術交流來深入。把基督教作為一門科目進行學術研究，這對中國人了解、認識基督教深具正面意義。傳統上，在華人社會中，研究基督教

的往往只是基督徒自己，大多是在神學院中，非基督徒學者很少關注基督教，致使基督教在學術殿堂上沒有什麼影響。這種情況在香港、台灣、新加坡、及北美的華人社會上非常典型。中國國內對基督教的學術研究，則使基督教進入了學術殿堂，成為非基督徒學生、學者關注的對象，從而也使基督教的神學、信仰、和實踐為更多非信徒，特別是知識界所知曉。這種狀況，無疑會幫助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精髓及西方價值觀核心的深入了解。

由於基督教產生、發展的區域特定性，有關基督教的神學、信仰、和實踐的主要資源並非存在於中國，而是在西方，這樣，若要深入作基督教的學術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必須依賴學術交流，實際的方式就是走出去、請進來，即一方面到西方基督教傳統深厚的國家觀察和學習，另一方面將精通基督教的學者請到中國去講解基督教。

基督教的代表影響交流的果效

學術交流是由交流的雙方達成。對於中國研究基督教的學者而言，如果與之交流的另一方能較為全面的代表基督教的神學與信仰，或主流的基督教思想，那麼這種交流必定有助於中國人較為真切地了解基督教；若非如此，交流的結果可能就會誤人子弟。

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中國學者交流的對象，只侷限於能夠到中國講學、研討的人、以及他們在國外研究考察時所能接觸到的國外學者。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的看法，也極易受到去中國講學之西方學者的影響；由於這些人的看法有時難免偏差，因此交流的質量受到了影響。

近二十年來，德國有一位天主教的學者，名叫漢斯孔 (Hans Kung)，常去中國進行學術交流，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很有人緣，許多人一談起基督教，必談起漢斯孔，似乎漢斯孔的思想就代表了基督教的思想。殊不知，漢斯孔是不為羅馬天主教會（普世基督教會的一支）所接受的思想家，羅馬教廷並不認同他的思想。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知識分子把漢斯孔介紹去的思想當作基督教的思想來體認，豈不誤解了基督教？代表天主教正統信仰的羅馬教廷由於與中國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較難有神學家去中國進行學術交流，致使其主流思想不為中國人所知曉，影響了中國人對天主教的了解。至於在美國基督教中佔重要地位的福音派神學和信仰，由於缺乏與中國知識界的學術交流，也鮮為中國學者所知。

中國學者對美國基督教的認識大多停留在對新派神學與信仰的理解上，傾向於把基督教看成一種哲學，而非一種活的信仰。新派的神學較多理性的論述，較少信仰的體驗，在某種程度上較適應中國學者的思維口味。然而，如果以新派的神學來代替美國基督教信仰的主流，那麼就很難理解美國基督徒的宗教熱情，很難認識基督教在美國社會和家庭中的作用和影響，很難把握美國人的精神資源和價值觀，最終不利於中國人對基督教的認識，以及對西方文明的吸收。

正像上帝爲了使人再次認識祂、與祂重建和諧的關係，而道成肉身，主動向人顯示和啓示祂自己及祂的眞善美，而爲了讓中國人能夠眞正了解和認識基督教，基督徒也應主動通過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向中國人展現自己的神學、信仰、和實踐。這樣，基督教才有可能被熱切探究西方精神資源的中國人所體認。□

作者曾爲恩福神學生，現任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會長。



假定宇宙是由大爆炸開始，如此，該事件必定發生於某個時間、某個空間。假設該事件發生於二十兆年以前（比許多天文學家的看法還早），那次爆炸所發出的光，應該已離開原點二十兆光年的距離。

讓我們粗略計算一下，太空內有多少銀河系。假定大爆炸是均勻的，產生了均衡的太空，宇宙就應當是球狀。根據 $V=4/3 \pi r^3$ 的簡單公式，宇宙球體的體積便是 $4/3(20 \text{ 兆})^3$ ，結果大約為 10^{30} 光年立方。

我們的銀河系體積大約是 3.14×10^{10} 立方光年。就算銀河系之間沒有距離（當然有），太空中可能容納的銀河系總數應為 10^{30} 除以 3.14×10^{10} ，即大約 10^{20} 個銀河系。如果每個銀河系有一百兆顆星（大多數比這少），星星的數目就應當是 $10^{20} \times 10^{11}$ ，即大約 10^{31} 。

就地球而言，要造成目前的現狀——處於合宜的銀河系、在其中恰到好處的位置、擁有合適的衛星、與衛星的距離正好、土質、轉速、星球角度都恰當、沒有靠近黑洞、只有一個月亮、擁有具保護力的磁場——按機率來算，其可能性為 $1/15 \times 10^{16}$ 。

就星星而言，按以上的算法，若以「機率」來造成如此浩瀚的宇宙，可能性則只剩下 $1/10^{600}$ 。（而對結構更複雜的蛋白質而言，其產生的可能性更銳減為 $1/10^{1000}$ ）。若不承認「設計論」，而以「偶然」來解釋宇宙的成因，實在不可理喻。

（本文參考 John Clayton and Nils Jansma, *The Source: Creation — Eternal Design or Infinite Accident?*）

（接13頁）不幸地，基督徒也常在進行一般世俗議題討論會時，會忽把檯面一翻，轉成講道傳教的講台。或寫文章時筆鋒一轉，開始講道與說教。保羅在提後書2:12中曾提到「人若在地上比武，非按規矩，就不能得冠冕」，就是指出什麼領域都是各有其規則的，文學當然亦不能例外。我們必須遵守文學規則，不要唐突。硬塞經文，也可說是一種文學裡的「暴力」行爲。

文學絕不能作宗教的傳聲筒，它只是透露人類生命不只「眼見」這一層面，用許多文學的明喻、暗示、象徵、寓言，指向生活實體外有一位造物

者，與所有相關的神聖意義。文學是與故事相關，是用日常生活爲講台，輕聲吐出人是什麼？我們的信仰是什麼？結局也許沒喊出耶穌，沒畫出天堂，但會輕輕吐出盼望，提出探問。在其中，一切與信仰有關的價值觀、反思與感想，皆是作者最深層生命中的自然流露。

老實說，至今在文化中，基督教的大聲疾呼雖不能說已足夠，但總不缺數。然而，用文學在文化中柔聲細語的吐出盼望，實尚不多見。這亦是我當初下筆的起點，與今後將努力的目標。□

作者為知名作家，並常在廣播與社區作人生講座。

從臨床輔導的經驗，我發現一件事——所有的真理來都自於神。

人最大的需要是愛

聖經的中心即是講愛。如，大家所熟悉的哥林多前書十三章8~13：「愛是永不止息。……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又如，馬可福音十二29~31，耶穌提到兩條最大的誡命：「愛神」和「愛人如己」。而心理學中最好、最重要的醫治原則和技術，全都是聖經的真理，一切治療的總綱都可歸根於我們神「恩典—慈愛」與「真理—公義」兩個屬性。許多研究資料都可以為此作證。

最近醫學界的一些學者研究一萬名心臟手術病人恢復的情形，發現病人大約可分成兩種，其間最重要的差別是，第二群人具有兩個要素，一為「不覺孤單」——即不斷感受到愛，能經常接受愛並給予愛；另一為「有虔誠的信仰（未分何種信仰）」。

結果六個月後，兩群人的情形大不相同。前者的死亡率高出七倍。由此可見，飲食的調整、戒煙酒、運動等，還不如這兩個因素重要。此外，近日的研究發現，在這緊張的時代，「抗壓」的一大要素，是「與旁人能建立有意義的關係」，而凡是感到孤寂、被人拒絕的人，死亡率高了四倍。（這些資料可參心臟專家 Dr. Dean Ornish 所著的 Love and Survival 一書。）

休士頓大學的卡普蘭 (J. Kaplan) 作了一項很有意思的研究，將一群預先餵食高脂肪飼料的兔子分為三組，第一組是控制組，正常進食；第二組為實驗組一，偶而將兔子帶出來摸摸，再放回籠中；第三組為實驗組二，不但經常將兔子抱在懷中，還加上親吻、愛撫。一段時間後測量兔子的膽固醇，發現第二組比第一組稍低，但第三組則比第一組低60%。這項實驗的結論為：愛的確可以「抗壓」。

史丹弗大學醫學院對一群患乳癌的婦女，進行手術後存活率的研究，發現參加每週一次支持群體、較常感受到愛的一組，存活率為沒參加支持群體者之兩倍。

由此可見「愛」對人的重要，難怪聖經一再強

調這一點。神的屬性就是愛，而耶穌基督所展現的，就是愛的關係。

瞭解——建立愛的關係之鑰

人人都知道愛的重要，但如何去給予愛、展現愛，則是很大的藝術。現代人的「關係」非常複雜，有許多「兩難」的現象，如：「接近你，我就受傷；不接近你，我就孤單」；「說出心裏的話，你就會離開我；不將心裏的話告訴你，我就與你有距離」。許多人沒有辦法向最親愛的人傾訴內心的痛苦，恐怕對方沒有雅量傾聽。結果日久便生鴻溝。

舉個例子，一位太太看連續劇，被劇情感動得眼淚汪汪，先生進來，說：「你瘋了嗎？這都是假的，有什麼好哭的？」從此，只要先生一進屋子，太太便會立刻轉換心態、強忍住眼淚，而

在那一刻，兩個人就失去了心連心的寶貴接觸。這位太太在自己最親愛的人面前不得不武裝起來，因為若不如此，就會受到傷害。這是人間非常大的問題，怎麼辦呢？

一個人若要能建立愛的關係，必須要在「與神」、「與人」、「與己」三方面有所突破。

與神建立關係方面，平日大家已聽了很多，在此只舉一個例子。什麼職業自殺率最高？——醫生、律師，也包含心理醫生。這些人雖有很多技巧，但若與神沒有建立良好的關係，本身的家庭往往是破碎的；他們知道愛的重要，也知道很多表達的技術，卻沒有愛的能力。

從另一方面來看，精通宗教術語、常在教會出入的人，亦不見得有愛。例如，有人專喜歡考人聖經、辯論神學觀點、或很容易嫌別人不夠「屬靈」、「愛主」，等等。若有人口口聲聲說自己愛神，卻常讓人感到敬而遠之，周圍的人與他一接觸就受傷，這樣的人在「靈」裏實在有問題。

彼得前書三7 說：「你們作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情理」原文作「知識」，就是要「瞭解」對方。這句經文的應用不限於配偶，也適用於家裏每一人。若孩子天生是喬登 (Michael Jordan)，你不要硬把他變成愛因斯坦。許多中國人的親子問題，是常想按照自己的意願來許多中國人的



愛

顛撲不破的真理

黃維仁

親子問題，是常想按照自己的意願來塑造孩子，而不是按神給他的天賦，幫助他發展。

人與人的關係如何突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顆學習的心：去瞭解對方，按照「知識」與他相處、同住。

化衝突為瞭解

近三十年來，有些世俗的心理學家花下苦工，在許多破碎的家庭中觀察、實驗，要找出什麼樣的行為、事情造成關係的破碎，或導致關係的改善。而他們的結論，卻都證實聖經早已有的教導。在此只舉一個例子。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古特曼教授(John Gottman)，長期追蹤一些夫婦。不僅面談，還在他們身上裝置生理回饋的儀器，測試那些話語或非語言之溝通方式會使心跳加速、血壓升高，並可以從手汗的鹽分測出焦慮程度；又與電腦尖端偵測設備相連，用分隔式銀幕，半邊照先生、半邊照太太，觀察話題所引起的面部、身體反應。國家給他經費，建立一個很大的「愛情實驗室」，設備與家裏類似，讓這些夫妻住進去，還有極美的戶外景色，讓他們活在心曠神怡的環境中；只不過室內到處有錄影機，可供觀察，還加上持續的驗尿（檢查cortisol含量，以測定壓力程度）、抽血（檢查免疫力）。經過長期的實驗，最後，他們可以根據短短五分鐘的錄影帶，預測那對夫婦在四年之後會離婚；準確度高達94%。現在科技已達「愛情X光」的階段，很清楚可測定何種行為會對家庭造成破壞、何者能夠建造。

綜合三十年的研究，簡單的結論如下：造成現代夫妻離婚的第一號原因，是「長期避免衝突」。

按照統計，經常衝突的夫婦，平均心跳比恩愛夫婦高出17下；長期痛苦、緊張，造成免疫系統減弱，壽命比恩愛夫婦少四年。其實，衝突是通往親密關係的康莊大道——只要知道如何處理。因為衝突的發生，必定是針對雙方都在乎的事。衝突之際，乃是自我真正表露的時刻，這時若能努力去瞭解對方，並想辦法去妥協、去投桃報李、讓對方達成心願，便使衝突化為增加親密關係的良機。古教授還有一項研究結論：每天花兩分鐘注意親密關係，效果勝過每週去健身房三次、每次二十分鐘。

我發現一則「婚姻成聖論」，就是神對婚姻的奇妙美旨。一對夫婦，通常急驚風會碰上慢郎中、愛花錢的碰上愛省錢的、乾淨的碰上拉踢的。婚前兩人因相異而相吸，婚後兩人就得「鐵杵磨成繡花針」。凡脫離了「埃及」單身生活的人，必會進入

「曠野」的衝突磨鍊，而凡是通過考驗的，就必能進入「迦南美地」的恩愛關係。

夫妻關係開始常是「相敬如賓」，但接下來因著雙方的差異，又不懂如何溝通，就常會演變為「相見如兵」。爭吵的時候，心理的傷害往往超過肉體的傷害，固然十分痛苦，但若長期避免衝突，兩人關係必會逐漸冷淡，最後成為「相見如冰」。這時，若要再恢復關係就十分困難，需要經過許多的醫治過程。

化解衝突的兩招

如何化解衝突？世俗心理學家苦心研究的結果，說穿了，不外乎再次證實了雅各書19的教導：「你們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例如，古教授主張「口出婉言（soften-start up）」，就是儘量用柔和的話，不要在氣頭上就想解決問題。根據研究，只要心跳比平時超過十次，解決問題的能力已經大幅減弱，因為收受及處理資訊的功能受到干擾。聖經亦說：「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柔和的舌頭能折斷骨頭」（箴十五1，二十五15）。其實許多事情並不需要當場解決，可以等到合適的時機再提。在自己與對方都心平氣和之時，用委婉的話提示，反而能帶來正面的結果，更有效地解決問題。

古教授所發現第二個解決衝突的要素，稱為「願意接納別人的影響（accept influence）」。他發現，尤其是男人，若能如此，在家庭與事業上都比較容易成功。男人不能接受意見，常因為內心沒有安全感；愈有安全感的人，愈不需要與人辯論、爭贏較勝。一位我所尊敬的精神醫師貝克（Peck）曾著 *The Road Less Traveled* 一書，十分暢銷，其中提及他人生的轉捩點。他28歲時在一所精神醫院實習，一位督導來告訴他說：「你是我所見過最驕傲、最無禮的人，你自以為是神派來的禮物，但老實告訴你，周圍的人都討厭你。我雖然不能把你踢出醫院，但我要讓你清楚瞭解我的感受！」常人聽到這番話，必定記恨督導一輩子，而貝克卻能虛心接受批評，以致一生受用無窮。一個人偉大與否，就在於是能否接受批評，使它成為自己的轉捩點。

人際關係出問題，關鍵常如詩篇十六4所說：「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凡以「自己」當神——只有我對，別人都要聽我的，與我有一樣的好惡，一樣的感覺與意念——也必如此。若要用一題心理測驗來測定人的屬靈程度，我會列：「他接受批評的能力如何？」人性的反應常為：表面「多謝指教」，反過身來卻嘀咕：「他算老

幾，下次我必還以顏色！」但若經過神破碎、成熟的人，必能接受批評。

古教授發現，無論快樂的夫妻，或關係惡劣的夫妻，他們之間的問題，無解的比例同樣都是69%。而差別在於，快樂的夫妻能接受彼此的不同，當作是神給的禮物，而不勉強去改變對方。你愈想改急驚風的人，他愈急！想讓個性木訥的人對你講甜言蜜語，聽起來必定「不像話」！當我們學會放鬆，負起讓自己快樂的責任，而不強逼對方來滿足自己，對方也必放鬆下來，反而能主動提供我們的需要。關鍵都在於自己的改變。

自我關係的突破

「自我」常常是問題的核心。一個受傷的「我」，會把別人的微笑解釋成嘲笑，把別人的善意解釋成惡意。這樣的人很難與人相處。

有色眼鏡的形成，通常是在成長的過程中受到了傷害。很多時候，父母的用心良好，但是卻對子女造成傷害。因為「Intention is never equal to good impact. (好的動機不一定帶來好的果效)」。例如，我們喜歡自己當「神」，要子女按我們的心意去發展，否則就嚴厲對待他們。結果，子女的心就受到傷害，甚至不能接受自己。有一位青少年要自殺，理由是無法接受自己的智商是148（已是極度聰明），而不是160！

英文有句話：Hurt people hurt people. (受過傷的人才會傷人。)我們要原諒那些傷害我們的人，因為他們都是受過傷的人。夫妻無法解決問題，常因彼此已有許多未加處理的積怨，而這些積怨之產生，往往與夫妻中一方或雙方在成長過程中人格所受到的傷害有關。

要與己的關係有所突破，往往需要下工夫回溯心理歷史，檢視那些創傷需得饒恕，需求醫治。心理學研究神所創造的人，研究心靈如何受傷，如何得醫治，而我發現，這些心理治療之精華，卻全是神的真理。一顆受傷破碎的心要如何才得醫治呢？我非常喜歡讚美之泉的詩歌，其中我最愛的一首詩歌這樣說：「十字架上的光芒，溫柔又慈祥，帶著主愛的力量，向著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隱藏，完全的擺上，願主愛來澆灌我，在愛中得自由釋放。」事實上，這也是世俗心理治療所強調的「醫治的最

高原則」。每個人都需要有一個很安全的地方，可以把自己敞開；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曾受過傷；每個人都需要愛、需要接納、需要人瞭解；而十字架就是這樣的所在。主耶穌所接觸、所愛的人當中，包括那些妓女、稅吏——沒有人願意接近的人。祂提供了一個最安全之處，讓人在十字架面前可以柔軟下來，看到自己內心的傷痕、和層層的防衛。一個人柔軟下來，才能得到醫治；而一個被破碎後得過醫治的人，才能成為別人的祝福。

怎樣才能柔軟下來？就是要「經歷神的愛」，要親身感受到神的恩典(felt-grace)，不是只有頭腦的知識。我們要回想，追憶自己人生中每一位對我們有恩的人，當我們在思憶中重新去感受這一處處或大或小的恩情，就可以漸漸從點滴的感激與讚美中得到心靈的醫治。

總而言之，你若想與神的關係有所突破，就要先注意自己與人的關係；你若想在人際關係上有所突破，就要先注意你與自我的關係；而你若想求自我關係的突破，就要先注意自己與神的關係，去得到由神而來的饒恕與醫治。願主賜福所有弟兄姊妹，讓我們每人都願謙卑學習，尋求神的醫治，成為神愛的使者，把祂的愛與溫暖帶入人間。□

作者任教於西北大學醫學院，有豐富的臨床心理治療經驗。

請提供索閱名單 幫助我們節省郵費！

根據美國郵局的規定，若訂閱雜誌的數量超過印刷數量的一半，便可以使用「期刊郵資(periodical rate)」，郵費將低廉許多。我們可以將凡為《恩福》奉獻的人，都列為訂閱者。上期雜誌的印刷量是5,000份，換言之，由讀者索閱的份數至少需要達2,500份，而目前的現況與目標差距甚遠。因此請您幫忙，提供索閱名單，並為《恩福》雜誌作一小筆奉獻。只要大家一起來，我們便可以節省不少郵費了！

主的話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寧子

2001年感恩節將臨的一個夜晚，在一位姐妹的家中一起唱詩的時候，我裏面忽然出現一句簡短的提醒：「這十年……」我立刻意識到，是該見證這十年我在主裏的經歷了。

一、「祂必指引你的路」

大約是1991年感恩節將臨的一天，在愛荷華州，一位我極為尊重的美國退休宣教士在我家中用餐。餐後，她把箴言三章的這段經文送給了我。

那時候，她已年近八旬，要離開那個小鎮了。

那時候，我和先生剛信主，受洗不滿兩個月。

那時候，我們在美國的工作和生活都遇到極大的困難，連下一步到哪兒落腳都不知道。

但那時候，我們有了信仰，我們有了神，我們還有神給我們的話。

十年過去了，我們實實在在經歷了祂——當我們專心仰望、認定祂的時候，祂實實在在指引了我們的路。

1991年歲末，在那個幾乎無望的冬天，連養生的指望幾乎都沒有了的時候，我們所指望的就只有神的話：「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

1992年春，神果真顯明了祂的預備——把我們帶到了德州，我先生找到了博士後的位置。

二、「奉獻你的筆！」

到德州不久，神的呼召就清楚臨到我：「奉獻你的筆！」但那時候神卻沒有告訴我，究竟要把我帶往何處，僅僅藉著葡萄園主找工人入園的比喻告訴我：祂會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找工人到園子裏工作，而祂所找的，都是肯到路邊去等祂的人。

從那時候起，我就開始以寧子為筆名，從事基督教文學創作。

從那時候起，我就把寧子這個筆名，以及這個筆名下的全部文字都奉獻給神。

從那時候起，我就真正站到路邊去等候了。

1994年，我先生在德州的博士後工作期滿，我們的綠卡也已辦妥。神的時候到了，祂把我們帶離

了德州。

1994年夏秋之交，位於加州的恩福基金會聘請我作全時間寫作同工，我們因此而舉家西遷。

到加州不久，我先生就找到很不錯的工作，在一家公司做了實驗室主任。

而我到加州不久，就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心之鄉旅》，並很快進入了報告文學《尋夢者》的寫作。與此同時，我還與遠志明在洛杉磯電臺主持製作了「蔚藍之光」節目。

神為我們所預備的超出了我們的所求所想！

但一年之後，我們又遇到了與九一年冬天相似的困難。我不得不再次站到葡萄園外的路邊去等候。我不明白這是為什麼，但在等候中，我依然仰望我的神，抓住那位老宣教士留給我的話：「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依賴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

三、「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

1995年12月的一天，我在比1991年冬天更大的無望中抓住我曾指望過的神，求神對我說話。子夜過後，主藉以賽亞書清楚對我說：

「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我口所出的話……決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在我發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平平安安蒙引導。……」

在無可指望之中，這段話給了我指望，而神所給的指望總不落空。

1996年，神把我帶進了神學院，祂要我暫時停筆，接受一段基本而完整的神學裝備。在神學院開學前，神把一個新的工作機會給了我先生——而這新的機會裏潛藏著一個更大的祝福，這是神對我和我全家更大計劃的開始，只是當時我們並不曉得。

四、「要……等候」

1998年1月，在我快要畢業的時候，神把創辦一份新刊物的託付放在我心中；但同時又藉著使徒行傳告訴我說：

「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

於是，我又等候了。

在等候中，我完成了第三本書《寧靜海》的寫作，並開始了第四本書《尋夢者續集》。我也進入了為創辦那份刊物而專心尋求神心意的禱告中。

五、「你就做那光吧！」

大約是九八年夏，遠志明面臨事工方向的重大決定，他請我代禱。在禱告中，我裏面出現了四個字的提醒：「出去」，「上去」。

我不懂得這四個字所包含的具體資訊，但我把這四個字轉告了遠志明，他一聽就懂了，告訴我：「去你的書架上找出《竭誠為主》這本書，翻到六月八號，那天的訊息就是講『出去』；再翻到六月十一號，那天就是講『上去』。」

我找出《竭誠為主》，六月八號記著：「你們既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約十三17）。作者的提醒為：「你若不切斷繩索，神就會用風暴來把它折斷，好送你出去。把所有的交給神，在祂旨意的狂瀾中，你的眼目就必開啓。你若相信耶穌，就不可老是留在風平浪靜的港口內滿心快樂度日，被纜繩一直栓住。你必須從港口出來，進入神的深處……」

翻到六月十一號，我讀到了主耶穌的呼召：「到我這裏來。」我想，這句話已經包含了關乎「上去」的全部資訊。

我以為那天我所獲得的資訊僅僅是針對遠志明，我只要轉告就好了，沒有想到，那四個字的提醒也是神為我日後創辦雜誌所預備的。

那天在禱告中，當我看到遠志明事工那大浪淘沙般的宏大場面之後，我問神說：「那麼我呢？」「你就做那光吧！」

伴隨著這句話的就是一道光，它靜靜的照著我所站之地，不知不覺就照亮了一大片，它什麼也沒有驚動，但就在這光中卻出現了一個意念：

「把人心奪回！」

所以，我把這份刊物定名為《蔚藍色》——蔚藍色是晴朗的天空的顏色，蔚藍色裏有比大地更廣袤、更真實的境界。

1999年一月11日，晚禱前，神引導我看以賽亞書四十二章，我從這章中似乎看到了這份刊物的基本方向：

1. 將公理傳給「外邦」（四十二1）
2. 憑「真實」將公理傳開（四十二3）
3. 作外邦人的「光」（四十二6）
4. 唱「新歌」（四十二10）
5. 「見證」神（四十二9-13）
6. 述說神的「美德」（四十二21）

六、「不可以用凡火獻祭！」

在等候神為《蔚藍色》開路的這幾年中，神在我不容易看見的地方做著各樣的預備。祂藉著各樣的機會預備我這個人，聖靈時常提醒我進入這樣的禱告：「主啊，求你幫助我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耳朵去聽，用你的心去感受，用你所賜的智慧去思想。」

祂也在預備《蔚藍色》所需要的經費。

在把這份雜誌創辦的託付交給我之前，神就先為我先生預備了最適合發展事業的機會，並且一路以恩典帶領著他的公司。神預備了創刊號所需要的基本費用，要我們把那「五餅二魚」交到祂的手中，看祂如何去餵養那五千人。

神要我們憑信心，而不憑眼見開始這個事工。

曾有弟兄辛苦地為這份刊物籌措經費，他們想先籌措到所需經費的三分之一，然後才創刊。

但這計劃一直受阻。他們也曾想過幾套籌資方案，看起來也符合神國度的需要，但若照著去行，我必介入神未曾在蔚藍色異象中吩咐我當踏入之地。

我怎麼能夠隨意去踏神未曾吩咐我踏之地？我裏面的不安使得我不得不更做醒禱告，在禱告中聖靈給了我清楚的提醒：「你們不可以用凡火獻祭！」我把這提醒告訴了當初負責籌款的弟兄，他們也遵從了聖靈的制止，於是那幾套看起來還不錯的籌資方案就被取消了。

神為我們預備了免租金的辦公室，在北京為我們預備了優秀的板式藝術設計師和特約編輯。

腳要先跨進約旦河，然後神才讓水分開。

七、「所踏之地，我都……賜給你們了」

2001年2月，神藉著《荒漠甘泉》提醒我，是創辦新刊物的時候了。於是，我進入了大型文藝季刊《蔚藍色》的正式籌備工作。

雖然困難重重，壓力重重，試煉重重，但我有那召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主，我有祂的話，在無可指望之中，祂的話就是我最穩妥的指望。

在《蔚藍色》即將創刊之際，我寫下這簡短的見證，為的是紀念主這十年對我和全家的恩典。

我也願借恩福之頁，把《蔚藍色》異象與使命分享給更多的人。□

作者曾為恩福神學生，現為自由撰稿人。



幻滅與新生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剛剛爆發的時候，我出生于中國大陸湘西北一個美麗但貧窮的小山村裏。我很小就會唱《國際歌》：「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們自己救自己。」唱的時候，我常常熱血沸騰，充滿了革命英雄主義氣概，就好像自己真是命運的主人一樣。中學的時候，偶然讀到一個叫陶行知的當代教育家勉勵學生的一句話：「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自己的活自己幹，靠人靠天都不算好漢。」我如獲至寶，趕快把它記在我心愛的日記本上。

後來念了數理化，我很快就被自然科學的內在美所征服，開始推崇理性和科學，要以科學救國。我人生最寶貴的一段青春歲月，就是在攀登科學高峰中度過的。我過五關，斬六將，考上了大學，進了研究所，最後還開始攻讀博士學位。因此，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我都覺得「共產主義加個人奮鬥加科學主義」的信仰系統天衣無縫、無懈可擊。但是，好景卻不長……

共產主義美夢的破滅

我出身貧寒，根正苗紅，不僅學習成績優異，思想上也跟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因為憑我的背景，居然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怎能不歸功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政策呢？因此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對中國共產黨還是蠻有感情的。但是1989年前後，東歐、前蘇聯以及中國大陸的共產主義相繼失敗，的確動搖了我「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念。

我一向憂國憂民，所以六四事件之後的一段時間裏，每想到多少人拋頭顱、撒熱血所尋找的一個理想，在實踐了半個多世紀之後居然宣告「此路不通」，一種失落和痛苦便從心底油然而生，刻骨銘心。有一段不算短的時期我很茫然，感情上我不能接受那麼殘酷的現實。我自問不是那種以成敗論英雄的人，但理智告訴我，如此全面而徹底的失敗必有其深刻的原因。就這樣，共產主義的美夢在我心中破滅了。

事後想來，我覺得自己很冤。因為馬克思主義那一套是在我信仰一片空白的時候，被強行畫上去的。我沒有選擇的餘地，也沒有思考的空間。現在一想到自己信主之前常幼稚地以「無神論者」自居的樣子，就覺得汗顏。我何曾認真地思考和研究過「無神論」呢？沒有，從來沒有。我並不是證明了神不存在，乃是人云亦云，選擇不相信有神而已。

人定勝天只是囈語

十五歲之前，我沒有考慮過生死的問題。我還年輕，身體雖然並不十分強健，但也沒有什麼疾病，我沒有必要這麼早就考慮如此嚴肅的問題。可是在此後的三、四年間，我的奶奶、嫂嫂、媽媽及爺爺相繼去世。爺爺奶奶是壽終正寢，姑且不說，可是我媽媽去世的時候只有五十多歲，而嫂嫂還不到三十歲。她們帶給我生命中的震撼是強烈的，超出還未成熟的我所能承受的。生命原來如此脆弱，不堪一擊。在死亡面前，雄心壯志，豪言壯語變得多少蒼白和無力！我開始明白，我並不是自己命運的主人，生、老、病、死以及其他很多的事情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中，「人定勝天」的宣告也只是一廂情願的夢中囈語，不能當真的。

科學主義的幻滅

無論從哪方面來說，我都是一個幸運的人。我自問並非資質過人，但居然成為臨近幾個村、方圓數十里範圍內第一位本科生，更是第一位碩士、第一位博士、第一位飄洋過海作博士後的人。

學業上的節節勝利，的確帶給過我虛榮心的滿足，但誠實地說，它沒有帶給我真正的、恆久的快樂，沒有帶給我內心的平安，也沒有帶給我真正的幸福。我承認科學確實很美，很吸引人——事實上，當初我就是被經典物理的那種內在美所吸引，才走上科學之路的。但作研究不免要與人打交道，逐漸地，我很遺憾地發現，科學家——就是小時候我極崇敬的人物——也有功利心，有手段，有關係，有門牌之爭，有人身攻擊，有傾軋，有謊言，



有傲慢與偏見；中國的科學家如此，外國的科學家也好不到哪兒去。可以想見，這對初出茅廬的我是多大的打擊！而我除了失望，並無能為力。

慢慢地，我還發現科學本身也不是萬能，歷史告訴我們，科學只不過是人的工具。人可以用它來為善，也同樣可用它來作惡。原子核子物理就是一個明證。科學並不能解決人心的善惡問題。不但如此，科學昌明所帶來的物質文明反而成為極大的誘惑，促使現代人不惜一切代價要擁有，叫人沒有閒暇去思考生命的意義，思考人活著的目的。

認識耶穌

九五年秋天的一個夜晚，兩位學生來我們宿舍銷售磁帶，也把福音「推銷」給我們，他們真誠地邀請我和室友去參加教會每週五晚上的青年聚會。出於好奇，也有感於他們的真誠，我們接受了邀請。那個禮拜五，我去了教堂，這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萬萬沒有想到，這一次聖殿之旅竟改變了我的人生。

請別誤會，當時並沒有什麼肉眼能夠看見的神蹟發生。其實，儘管教堂裏肅穆的氣氛，信徒的虔誠和友好讓我有不少的好感，但講臺的信息及信徒交通的話題，讓我覺得他們活在另外一個世界裏，距我所生活的世界非常遙遠，甚至遙不可及。所以當聚會結束，彼此道別的時候，我雖然口裏答應他們下次再來，可心裏想的卻是：沒有共同語言，別再浪費時間。

沒想到，傳福音給我們的那兩位學生還挺當真，接下來那個禮拜五傍晚他們又來了，我沒有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可拒絕，就又隨他去了教堂。這一次在牧師短講之後的自由交通時間裏，幾位信徒過來關心我，主動介紹他們信仰的基要真理，並詢問我有哪些疑問。我當時博士都快念完了，頭腦中也不缺少主義和理論，就信手拈來一些自己所洋洋得意的舶來品批駁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回答說實在並不能讓我心服口服，但我心裏開始承認，我的那些主義和理論也有很多盲點。從此以後，對這個我其實並沒有多少瞭解，但卻因著自己的驕傲，不負責任地把它定位為迷信的信仰，我開始重新審視。

九五年十月十七日晚，我又去參加了這個青年聚會。當講員分享完當天的信息，邀請慕道的朋友到前面去禱告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走上前去——破天荒的沒有與我的邏輯或理性商量。就在那晚，我接受了耶穌為我個人的救主。

新生命的成長

很久之後我才偶然得知，我能在較短的時間之內信靠耶穌，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好幾位弟兄

姊妹的恒切代禱。不但如此，我屬靈生命每一個小小的進步，都凝聚著幾位同工無微不至的關心和長期的代求。經上說：義人的禱告是大有功效的。在至高者面前屈膝為靈魂代求，是何等佳美的服事！

信主不久，我就被邀請參加了一個剛剛成立的查經班。組員大多是高校學生，程度跟我一樣，惟有組長信主多年，對聖經十分熟悉且有生命見證。我們每週聚會一次，查考聖經專題。作業除了按所發材料認真查考有關經文之外，每個組員三個月之內至少要讀完一遍新約聖經，此外每週背誦兩節經文，彼此督促，不得蒙混過關。我在小組裏學歷最高，怎麼好意思輸給學弟學妹們，雖然畢業論文上交的最後期限越來越近，我也沒有因此偷懶和馬虎。三個月下來，我讀了兩遍新約聖經，背誦了二十多節經文，成果是值得肯定的。這樣的裝備對於一個剛剛信主的人，實在是雪中送炭，久旱逢甘雨。就這樣對新約聖經我有了整體的概念。我知道了所信的是誰，為什麼要信祂，如何信祂。

神憐憫我，知道我雖然憑信心入了門，但骨子裏其實還是一個「眼見為是」的人，需要在我的生活上「看見」祂，才能堅定地信靠下去。決志沒多久，神就讓我先後面臨撰寫畢業論文、畢業、找工作、擇偶、結婚、夫妻的適應、出國、生子等重大的人生課題。糟糕的是，這些課題我處理起來都有些力不從心。特別是面對一些抉擇的時候，我更是顧慮重重，不知道如何選擇才真正明智。感謝主，在弟兄姊妹的鼓勵下，我嘗試為這些事情禱告，雖然起初信心極為有限，但因著神的憐憫和信實，我實實在在地經歷了祂超出我想像的回應，也一再經歷在主裏那種出人意外的平安。我知道我的信仰決不只是一個精神寄托，我的神是真神，是活神，祂既慈愛又信實，還大有權柄，值得我把生命的主權全然交託給祂，由祂帶領，被祂陶造，被祂雕琢，被祂使用。

人智與神智

我曾經就讀的大學是一所綜合性大學，是知識與智慧的殿堂，在那裏可以接觸到各種形態規模的人類智慧結晶。有一段時間，除了自己的專業，我還熱衷於心理學、哲學和宗教，流連忘返。我現在還承認，它們裏面確實蘊涵很多耀眼的智慧，叫人迷戀。可是當我信了耶穌，融進神的真光中，我就像林語堂先生一樣感嘆道：「太陽升起來了，把蠟燭都吹滅吧！」人的智慧在神的智慧面前顯得多麼膚淺、幼稚。作為過來人，我奉勸慕道的朋友們：「不要左顧右盼，徑直登臨我岸」。□

作者現就讀於北美一間神學院，為恩福神學生。

消息報導

會長陳宗清牧師

在三一神學院取得哲學博士學位

恩福基金會會長陳宗清牧師，已於2001年十一月底在三一神學院通過口試，取得哲學博士學位。他的論文探討新儒家與基督教在終極實體觀方面的異同，以及未來雙方對話的可能途徑。本刊今後將陸續摘錄其中合適的內容，以饗讀者。

恩福家人謝文郁弟兄論文獲獎

謝文郁弟兄的論文《比較哲學史—齊克果和莊子》，六月份時榮獲傅偉勳基金會第二屆論文競賽的榮譽獎，並於八月份在康州一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在此恭賀他。

恩福雜誌稿約

本刊歡迎賜稿，稿件特色為研究心得，請將您對潮流、傳統、時事、科技、新知等探討的成果，與讀者共享。本刊將略致薄酬。

索閱單 Request Form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___Mr. ___Mrs. ___Ms. ___Dr. ___Rev.

收件者(中文)_____

(Name)_____

(Address)_____

(City)_____ (State)_____ (Zip)_____

(Country)_____

(Tel)_____ (Fax)_____

(e-mail)_____

《恩福雜誌》每季出刊，一年四期的出版及郵費成本約12美元。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

奉獻支票請寫給：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請寄至：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P O Box 11066, Torrance, CA. 90510-1066, U.S.A.

恩福基金會將開立免稅收據。

蔚藍色雜誌

即將發行

由恩福家人周媛媛策劃、編輯的大型文藝雜誌《蔚藍色》即將發行，印刷精美，內容豐富，非常適合愛好文藝的朋友，訂閱處為

蔚藍色 SKY-BLUE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

P. O. Box 92551, City of Industry

CA 91715-2551。

恩福神學生獎學金

- 一、說明：本獎學金旨在栽培神國度中「大眾傳播／文化交流」方面的專才。
- 二、申請者條件：
 1. 為北美神學院接受之全時間神學生，學位：聖經碩士、道學碩士、神學／哲學博士（註：不支持神學碩士）。
 2. 曾受大眾傳播／文化交流訓練，且有成品。
 3. 認同恩福基金會之異象，畢業後願投入相關事奉。
- 三、資助方式：
 1. 全額補助：學費每年最高\$8,500，生活費全年十月計，每月\$500；兩年為限。若因學位需要而申請延長者，以支持生活費為原則，且需重新審核。
 2. 學費補助：學費每年最高\$8,500，兩年為限。
 3. 生活費補助：全年十月計，每月\$500；兩年為限。
- 四、申請者需繳資料：
 1. 申請表（可來信索取）。
 2. 曾給神學院的各項資料、見證之影本。
 3. 參與大眾傳播／文化交流的成品樣本。
 4. 推薦信三封（參申請表）。
 5. 入學許可證件。



奇幻人間

[接封底]

托爾金曾擔任英國牛津大學的語言學教授，《魔戒》已是五十年前的舊書，現今竟成為老、中、少三代的共同話題，除了作者超卓的想像力、複雜的情節、高明的文字技巧吸引人之外，另一要素則為，書中所影射的乃是現代人必須面對的難題。

「莫多爾地」把美麗的林園連根拔淨，變成製造兵器及大力怪物的場所，追殺攜帶魔戒的哈比青年弗洛德。托爾金藉這個主題表達對「現代科技」的憎惡。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有一批人對「現代化」產生反動，托爾金以奇幻小說加入了他們的陣營。而科技有如魔法的概念，或許也影響了「哈利波特」的作者羅琳(J. K. Rowling)；好、壞法師都具魔法，暗示「正」、「邪」勢力都有科技的力量。

然而，托爾金書中的人物「好」、「壞」算是分明。雖然好人在面對魔戒時，會禁不住其誘惑，浮現出可能的惡狀，甚至也有逐漸變壞的，但是好的一方終究在各方面都具「善」的表現。羅琳筆下的人物，在這方面則顯然受到「後現代」的衝擊，雖然「哈利波特」算是好孩子，但卻也有許多不良的行徑與手法。

托爾金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的信仰反映在各個角色身上，例如，好法師剛達夫因要救同伴而喪生莫利亞地(此字之含意，影射十架及亞伯拉罕獻子之地)，後來在故事中卻又復生。羅琳則不是信徒，她在道德的層次上，最多只能按人內心的判斷來決定「好」與「壞」，而成爲「道德相對論者」。今天不少人像她一樣，只願意談道德，卻不願意認真思考「神」的問題；但在道德上的探索，若否認了絕對道德的本體——神，就必定落入死胡同。

托爾金的文學功力，在於架構一個完整的奇幻世界，地圖、語言、景物、角色、戰爭場面等，無一不栩栩如生，使「中間國」猶如真實的國度呈現在讀者面前。羅琳在這方面亦起而倣效，只是她要推介的，爲一個魔法世界，而她刻劃的細節，據說有些是真實邪術的用語或作法，所以引起了基督徒強烈的反彈。

《那里亞春秋》的作者魯益師(C. S. Lewis)也受到托爾金影響而寫了這套七集的奇幻故事。他的對象主要是孩童，而角色更多暗喻聖經人物或故事；只是他的架構不及托爾金的完整。托爾金的奇幻世界不只針對兒童，現今大學都有專門研究他著作的課。

在人對「權力」的追逐方面，《魔戒》的故事顯然有深入的探究。權力會誘惑人、腐化人，而最終以己爲中心獲得權力者，必定帶來全地的毀滅；惟有甘心放下權力，人間才能免禍。這目標在故事中藉弗洛德將魔戒投入火中達到了，然而在現實世界中，卻是遙不可及的理想。世人對金錢、地位、權勢的追逐永無止境，說穿了，亦即是想抓住權力不放。其實，帶給世界禍害的，終極而言，並不是現代科技，乃是人心的這種慾望。而基督的十字架所針對的，正是要除去人的「己」、「老我」這一罪性；因此，世上惟一的希望，在於人能接受十字架的福音。十字架這個似乎是「軟弱」、「無能」、「失敗」的記號，卻成爲神賜予人類脫離毀滅最完美的救恩。



奇幻人間

蘇卿

影壇的奇幻片「哈利波特」、「魔戒」正在全球掀起浪潮，有孩子的家庭莫不趨之若鶩，甚至成年人也難擋其魅力。《魔戒三部曲》的作者托爾金（J. R. R. Tolkien, 1892-1973）更曾被英美兩國數千萬的讀者評選為「世紀作者」，而他的作品——連同先於《魔戒》所寫的《哈比人（Hobbits）》——全球各種語文的發行人已經超過一億本，目前仍在發燒熱賣中。
（續 25 頁）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P O Box 11066
Torrance, CA. 90510-1066
U.S.A.
Tel/Fax: 310-533-4012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MONTEREY PARK
CA
PERMIT NO. 70

若您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